

星光界历险记

Guided Tour of The Underworld

摘自：宏伟计划 *The Master Plan*

作者：赫莱瑞恩 HILARION

仅供学术研究使用，请勿以营利目的出版。

星光界历险记

目录

	页次
(一) 物以类聚	1
(二) 初陷地狱	4
(三) 试图逃离	8
(四) 结识新友	12
(五) 上主之光	16
(六) 杀戮与血河	19
(七) 最后的机会	23
(八) 象征解脱的公车	28
(九) 光与振动力	31
(十) 思维的力量	36
(十一) 第二层星光界	39
(十二) 爱的秘诀	44
(十三) 不再轮回	50
(十四) 个体的幻觉	55
(十五) 通道守护者	61
(十六) 黑暗兄弟	64
(十七) 清偿业力的安排	70
翻译词汇对照表	75

译注：文章中的 [] 代表英文页次

电子书下载：<http://omniloveteam.blogspot.tw>

(一)物以类聚

读者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成语「物以类聚」，
这句话精确的描述了：灵魂在肉体死后，被吸引到不同星光界的过程。[20]
星光界分为七个主要的层次，每一层又由几个小层所组成。
最上面的五层充满了温暖和光明，
吸引那些在地球生活时会帮助和照顾他人的灵魂。
倒数第二层，是那些与其他灵魂互动有严重问题及迷惑的灵魂所居留的地方。
最低的一层，就振动力而言，与地球最近。
是那些持续以恶意和残暴对待他人的灵魂死后被吸引去的地方
～无论这些恶行是发生在言语、情绪、或身体上。
这些在人间养成的负面习性，会将一个人的星光体粗糙化到一定程度，
(星光体是灵魂在肉身死亡后，所居住的一个身体。)
以至于他唯一感到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个最低的星光界。
如果这个人被强行从那黑暗的境界带出，进入较高的五个境界，
他会因为那些境界极亮的光，
以及因为他自己的振动力与那些光亮境界的振动力相差太大，
而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处于这些较低层次的灵魂，特别是那些刚刚脱离肉身的，
偶尔会试图闯入那些较高层次，他们想象进入那些层次会更快乐。
不过很快的，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转换是不可能的。

为了能帮助读者更深入理解这一过程，
我们以小说的方式，叙述一个粗暴的人，经历了充满暴力的一生，
而且因为杀害了他的小舅子将被处以死刑，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遭遇。
让我们假设这个人对人生的意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概念，
而且他相信人一死，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存活意识。
他一生中最大的兴趣就是满足自己粗暴的习性，
只要有人挡他的道，他就会用暴力去解决。[21]

他的名字叫「Gerald Stokes Bennett」，但他的同学叫他「史卓克(Stoker～烧炉工)」。
他比同龄的人块头大，又比同样块头的人更强壮。
史卓克很早就学到，那些瘦弱的小孩很容易被他欺负，
然后他就强迫他们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他这个心态一直保持着，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强，

（一）物以类聚

到他成年时，他已经将三个人打得残废，只因为那三个人拒绝让他欺负。
他喜怒无常，只要他想要的被拒绝，他就暴跳如雷，
因此，他成了人人都避之犹恐不及的恶霸。
在他被关在少年管制所时，开始学会饮酒，酗酒让他的愤怒更具破坏性。

从19岁开始，曾经有那么几年，他灰暗的生命似乎露出一丝光明。
经由管教所的教官介绍，他在一个汽车修理铺找到一份学徒工作。
因为从小对汽车着迷，
在这个学徒工作中，他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也展现出一些特长。
他饮酒的频率开始减少。

有一段时间，他努力去控制自己的脾气，
当然，他脾气的改变也与娜拉(Laura)有关，
娜拉是他在滑冰场认识的一位害羞的、令人信赖的女孩。
娜拉可能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她会让自己与史卓克结婚。
其实她知道，他那直率、极力克制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施虐的习性，
而且他粗暴的行径不仅仅只是对男人施行；
虽然如此，但她发现史卓克既迷人，同时又令人讨厌，
可能她相信自己能够抚平史卓克内心翻滚的愤怒。
当然，她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其实她是自愿投生地球，比史卓克晚几年出生，而且最终做他的妻子；
她希望自己的温柔也许能平息他的怒火。

可惜这一切没有成功，在结婚后几个月，史卓克又开始大量酗酒。
因为他总是与另一个员工，还有修理铺的老板吵架，他被解雇了。
于是他开始虐待娜拉的肉体，而且多次威胁要绞死她。[22]
一个周末，娜拉的弟弟史蒂夫为了保护姐姐挺身而出，结果被史卓克踢昏过去。
娜拉因担心自己的安全，决定搬出去。
她安排让弟弟用他的货车来帮她搬家，
并告诉弟弟，一旦她丈夫离开家几个小时，她就会打电话给他。
两个星期后，史卓克去城里办事，娜拉立刻打电话给弟弟。
他们正在装行李的过程中，史卓克因为忘了带办事所需的一些文件，突然返回。
看到这一切，史卓克立刻暴跳如雷，开始用拳头打娜拉。
史蒂夫再次干预，但他的个头无法与史卓克相比，
史卓克将他摔倒在地，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打他。
惊恐中的娜拉冲进邻居的公寓去报警。

几分钟后，警察赶到，以攻击罪逮捕了史卓克，
但他的罪名很快就被改为谋杀，因为史蒂夫到达医院不久就死了。
史卓克被判死刑后，娜拉搬回她父母的房子，
想尽力忘掉所有她的婚姻生活以及她弟弟的记忆。

* * * * *

十一月里一个阴沉的星期二，早上 9 点 40 分，
典狱长、两个魁伟的看守、和一个当地天主教堂的神父，打开了史卓克囚房的门，
押着他穿过一个狭长、充满回音的长廊，走向行刑室。
在那里有一把电椅，等着夺去他的生命。
史卓克已决定听天由命，但直到死前仍很硬头。
死，仍无法松软他叛逆、粗暴的性情。他只希望死亡的痛苦能短暂一些。

看守者将他绑在椅子上，连上电线。
神父站在一旁，不停的为他诵读诗篇第二十三篇（译注）。[23]
史卓克能模糊的看见，房子另一面有块大玻璃，
玻璃后面有六个人的脸，估计是记者和摄影师。
史卓克是这个州近五年来第一个被处死的人，
媒体为他的案子已经喧闹了好几个星期。
在他头顶天花板上，有一块有裂痕的、肮脏的玻璃，
能看到一小块天空，一束暗淡的阳光斜射进来。

时间一点点在逼近，行刑房里一片死寂。
在史卓克正面，有一个巨大的壁钟，「滴答滴答」的向 10 点靠近。
10 点是行刑的时刻。
还有 20 秒，史卓克紧紧的抓住椅子的扶手，咬紧牙关，闭上了眼。

译注：诗篇第 23 篇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缺乏。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溪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祂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盛筵，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要住在祢的殿宇中，直到永远。

(二) 初陷地狱

哇！史卓克觉得就像被一辆打桩机从后面狠狠的锤击，
忽然间，他发现自己被弹出椅子前方二十呎外，躺在地上。
他躺在那里晕眩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奇怪的是，什么伤也没有。
史卓克慢慢坐起来，背对着刚刚将他抛出来的椅子。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觉得奇怪，有什么事不对劲吗？
难道是那些绑带有问题，当电流被通上后，绑带都断了吗？
史卓克回头去看椅子，不过看守们的身体挡住了视线。
看守们显然在动那些绑带，史卓克猜想他们很快会将他拖回去，
放在那个死刑椅子上再试一次。

看守们离开之后，史卓克可以看到椅子上有个身体。
但光线太暗了，他离得又远，无法看清那个死尸的特征。
看守们抓着死尸的脚与肩膀，
将尸体从那个史卓克十五分钟前才进来的门，抬了出去。[24]

典狱长和神父跟着看守们后面离开死刑室，大门「晃」的一声关上了。
玻璃窗后面的记者和摄影师也开始收拾东西，陆续离开。
史卓克呆呆的坐着，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站起来，走过去检查那个电椅，却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可吸引他注意。
然后他走到门前，去拉把手，当他一碰那个把手，
一种奇怪的电流感传到他的手上，他立刻就松手了。
他心里想，“一定是被通电了，或是有什么东西。”
他转向那个玻璃窗，看到有一个摄影师走回来，可能是忘了什么设备。
史卓克走到窗前，挥动他的手，想引起那个摄影师的注意，
但那个人什么也没有看到。
史卓克开始喊叫，又用拳头敲击着玻璃，那个摄影师却转身走向长廊。
史卓克开始觉得有点诡异，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不过他却不知道是什么。

行刑室里还有一个额外的位子，是一张普通的椅子靠墙放着。
史卓克走过去，坐下来，他有点昏昏欲睡，
很快的，他就进入断断续续的小睡中。

一开始，这噪音将他惊醒，
一种有规律收缩、扩张的轰鸣声～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声音。
史卓克睁开眼睛，发现房间变得更暗了，
即使天窗上的光线表明当时还是白天。壁钟的时间显示 10 点 53 分。
史卓克试着朝那个奇怪的噪音发出的方向，看清房间的布置。
奇怪的是，房中的一切，好像与那个声音配合，一起在收缩、扩张。
当声音高到顶点，房中东西的轮廓就清晰可见，
当声音消失时，东西的轮廓就变得模糊了。

事情显然不对劲，这个房间不再具有他被绑在电椅上时的形状，
似乎朝着那个噪音发出的方向被拉长了，像是从墙上开展的一条隧道或走廊。[25]
史卓克站起来，朝向隧道走去。当他靠近时，那个噪音的频率开始加速。
频率越来越快，正当史卓克到达隧道入口时，噪音已变成持续恐怖的哭号。
此刻，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他觉得自己正被那个隧道吸进去，就好像陷入了地心引力场。
他的脚脱离了地面，开始被快速的吸入，穿过那个黑暗的通道。
隧道的两侧，许多怪诞的面孔闪过。
残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散落在隧道的地面上，
那个噪音持续变强，最后变成一种可怕、绝望、孤独的哭声，
这声音令他寒彻入骨。

突然间，声音停止了，
史卓克发现自己坐在一个悬崖上，看来这是一座山。
光线太暗了，史卓克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
自从他从行刑室被拖出来，还没有时间去害怕，
更不必说去弄清楚他从电椅上弹出来，所发生的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不过现在，他意识到有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开始害怕得发抖。
“不必害怕。”从他右边发出一个声音。
“你是谁？”
“一个朋友。不用害怕，你现在依循的途径，之前有很多人已经走过了。”
“你能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史卓克转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现在，他可以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人，坐在一块岩石上，远远的看着他。
“你意识到你已经死了吗？”那个人问道。
“什么？”
“你意识到看守们从死刑房里拖出去的尸体，就是你自己的尸体吗？”[26]

（二）初陷地狱

“不可能，如果那是我的身体，那么这是什么？”

史卓克伸出他的左手，用右手掐起几块肉。

“仔细看看，你正在掐的肉。”

史卓克在黑暗的光线下，尽全力的想看清楚。

突然间，他看到自己的皮肤极其粗糙，而且满是麻点，

就像一块粗劣的、凹凸不平的羊皮纸。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声音中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什么意思？”

“每一次你殴打别人，每一次你制造痛苦或恐惧，你的星光体就变得更粗糙。

你几乎没做过任何事去帮助或照顾别人～这些行为可以逆转星光体粗糙化的过程～

因此，你现在的身体忠实的反映了你这一生所做的负面行为。”

“听着，”史卓克跳起来，握紧他的拳头，

“我不想坐在这儿，听你这个老混蛋给我讲大道理。

你说的这些星光体的事都是废话。对了，你究竟是谁？”

那个穿长袍的人转过他的脸，直直的看着史卓克。

他一转过来，眼睛射出来的光就变得越来越亮。

“坐下。”那个人命令史卓克，此时，他眼睛射出来的光变得更亮了。

史卓克无法看清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的脸。

那束光不仅刺痛他的眼睛，

他身上任何暴露在外的皮肤，只要被光扫过，都疼痛难忍。

他退到岩石后，坐了下来。

“好吧！好吧！”史卓克恳求说，“你能把那光关掉吗？”

那个穿长袍的人将他的脸转向一边，他眼中的光就变弱了。

“我的任务是让你明白几件事。”他说，

“不要以为我下到这个被遗弃的世界是件愉快的事。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也曾经与你一样，

我知道陷入这个人类为自己制造的地狱是什么感觉。

你准备听我说话吗？”[27]

“我伸长耳朵听着呢，老兄！”史卓克为自己无礼的回答暗自窃笑。

那个人再次转过头看着他，这次他眼睛透露的光并不强。

突然，史卓克发现他的耳朵正在变长！

他觉得自己头的两侧和双手都碰到悬在那里的巨大耳朵，

就像大象的耳朵一样垂到肩膀下方了。

“你在做什么？”史卓克哀求说，“停止吧！”

“一个小小的示范，让你看看语言的力量，或更确切的说，思想的力量。

在星光界，你的身体和你周围的环境，将会依你思想的图像快速反映。

当你说你伸长耳朵听着，我就决定依你所说，让这个图像成真。”

然后，史卓克感觉到他的耳朵缩回正常的大小了。

“在我走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这个人说，

“不要试图从这个地方逃出去，除非你准备好了，

你会发现更高层次世界的光的强度，会为你带来巨大的痛苦。”

史卓克回想起这个陌生人眼睛里射出来的光，

“我怎么知道我准备好了呢？”

“当你的皮肤不再粗糙时。

祝你好运。你比许多人运气都好。

这次会面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一世，你照顾你生病的母亲很多年。

在你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些善良留存。

不过这份善良在你最近的这一世中，被掩盖了，

如果你想找，你还是可以重新找回它。

如果你能使这微弱的余火再次燃起火焰，

你就能逆转你现在正走向的下坡路。

愿那唯一源头的光与你同在。”

这个陌生人站了起来，转过身走开，然后消失了。

(三) 试图逃离

史卓克呆呆的坐了几分钟，试着去掌握刚刚谈话的重点，是和谁呢？
“一定得知道他的名字”，他心里对自己说。[28]
立刻，一个名字「索瑞(Thorion)」进入他的脑中，
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而不是声音，然而却和声音一样清晰无误。
这名字的远距回音，彷彿回荡在某些他无法进入的记忆库中。
然而史卓克无法将那记忆带进意识里。于是，他把注意力转至周围的环境。

虽然光线仍是非常阴暗，史卓克注意到自己开始适应了，
而且能辨别出周围环境的景观。
他似乎是站在一个崎岖不平、充满石块的道路，
路的一方朝着山下，另一方通往高处。
他从一个角度向下凝视他觉得是山谷的地方，试着看清那里的样貌。
然而，阴郁的空气挡在其中，遮蔽了一切，只有远处几点昏暗的灯光在闪烁。
史卓克不自觉的颤抖了一下，并把衬衫领口拉紧一点。
他站起来，犹豫了片刻，然后开始沿着上坡路走去。
他记得那个陌生人曾警告他，不要试着去更高的层次，
但他自己下定决心往上走，想看看自己自由移动的极限究竟有多远。

他才走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碰上一道粗糙的墙，
这道墙由松动的石头组成，一种像黏土的材料将它们简陋的砌合在一起。
这道墙将道路完全封住了，它的一边与山的侧翼相连，
而且从墙向外伸出悬空的部分，超出了道路的边缘。
史卓克看得出来，如果他试着从那边爬过去，就会悬在无尽深渊的上方。
一失足，或一松石，他就会直落那未知的黑暗中。
他更仔细的检查了那片墙，看到墙上有许多裂缝和凹洞，
这可以让他抠住，然后向上攀爬，而不必去碰那个危险的墙边。
从他站着的地方，无法看到墙的顶端有多高，
不过他估计总是会有一个顶端的，于是他决定尽全力一搏。[29]
史卓克小心的往上爬，
在他爬向更高一层之前，他将手和脚稳稳的抠在目前这一层上。
几分钟后他停下来往下看，吓了一跳，他已经看不到自己刚刚才走过的路。
他有点气馁，并抬头向上看，不过还是看不到墙的顶端。
史卓克虽然缺乏人类的温和质量，却拥有一种粗犷耐磨的勇气，

在人间时，这勇气曾被一些熟人诠释为，只是面对失败时的愚昧坚持。
然而这勇气不只是那样而已，
史卓克现在唤起这勇气，帮助他克服自己所招致的困境。他继续往上爬。

最终，他的坚持有了回报，他的手终于摸到了墙的顶端，
他将自己撑上去，这样就可以看看墙的另一边。
放眼所及，令史卓克惊奇，他之前走过的那条石路，距离这堵墙不远处，
已扩展成一条宽阔的大道，通往一个小镇的郊区。
简单搭成的小屋和木屋散布于这区域，房屋之间有小块的草地和杂草。
几个穿着连帽长袍的人在小屋前面缓慢的走动，似乎在履行什么公务，
然而其他人则漫无目标的围在一个石头围成的、忽明忽灭的火堆旁边。
最引人注意的是，空气更加清新，光线也明亮许多。
史卓克抬头往上看，有点期望看到太阳穿透云层，
但是，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无边的乌云笼罩着。
这里的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真让人搞不清楚。

史卓克向那些远处的人呼喊，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他再喊了一次，这次更大声，然而还是没有响应。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居民离开火堆旁的人群，开始朝着墙边走过来。[30]
在这新的光线下，史卓克能清楚的辨识这个人，他穿着一件连帽的长袍，
就像那个在他刚到达时为他讲解的那个老人穿的一样。
他头脑中听到的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哦，对了，「索瑞」～就是这个名字。

史卓克看得更仔细了，
在遮住头部的帽子下方，那个人的眼窝微微的散发着光芒。
打从一开始，史卓克就意识到他是索瑞。
他伸出手，开始挥舞，那个人也挥手回应。
索瑞在离墙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把盖住头的帽子往后拉，
以一种逗弄的微笑注视着史卓克。
索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的眼睛闪亮，头顶微秃，两侧是灰色的头发。
史卓克很吃惊，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张严厉、皱眉的脸，准备狠狠的责骂他，
因为他不顾索瑞的警告，擅自爬上山。

“你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是吗？”索瑞说。

（三）试图逃离

“什么险？”

“溜进更高层次的世界。”

“对啊，我已经达到这一步了，不是吗？”

“我想这就是你的极限了。”这老人带着一个莫测高深的微笑回答他。

“将你的手臂伸出超过这堵墙，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史卓克犹豫了片刻，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右手臂伸过墙的顶端。

当他的手伸到一半时，他的手指开始感到灼热不舒服，

还有一种电击的感觉进入他的前臂，他立刻将手抽回来。

“我怎会知道不是你在玩什么把戏呢？”史卓克问道，

因为他想起索瑞让他耳朵变长的事情。

“我向你保证，这与我无关。”索瑞回答说。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人，与这里的振动力相符。

对他们来说，这里的氛围与他们意气相投，不会使他们感觉任何的不舒服。

当然，他们看起来有点茫然和困惑，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内在的思维层次上努力，

而不是在外在或展现的层次上解决问题。

当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达到一定层次后，他们会希望进一步的升华。”[31]

“太好了！”，史卓克回答，“可是，我该怎么办？”

索瑞叹了口气。“我很遗憾，你恐怕没有选择，只有退回那个幽暗的山谷。

在那里，你会很快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才能从那里解脱。

我之前为你解释过，因为你过去世曾经照料别人，你仍然带着一丁点火花。

只要你愿意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这份光明可以让你看清那个低等世界的真相。”

史卓克忽然之间感到害怕了，就像一个小孩，

知道无法逃避回到黑暗地牢的下场而感到恐惧万分。

当他再说话时，声音明显有哽咽，“你会到那里来帮助我吗？”

他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但又明白索瑞知道他的每一个念头和情绪。

“你从未与那个唯一源头的光分离过，”索瑞回答，

“除了你的头脑自己这么认为。当你需要帮助时，呼唤我的名。”

史卓克感觉眼泪流过他的脸颊。

“你为什么会在意我？”他问道。“我是个杀人犯。”

“因为世人都曾犯错，并且亏缺了天国的荣耀，”索瑞引用圣经的话，

“我也曾经杀过人，不然你以为我为何如此了解你心里想什么。”

史卓克遥望那一小群围着火堆、低着头的人。

然后，回头凝视他曾经走过的那条石路。

过了一会儿，他再次面对索瑞。“好吧，”他说：“不过我就指望你了。”

索瑞只是挥挥他的手，然后，转过身，向那火堆走回去。

史卓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费力的向下爬。这一次，没有什么不测。

史卓克将恐惧压入他脑后，然后沿着那朝下的道路，大步出发了。[32]

(四) 结识新友

他的眼睛再次习惯这个低等世界昏暗的光线。

不久，他回到第一次遇见索瑞的地方，并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闭上眼睛，然后等待，心想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会面的地点，其他的众生也许会出现，并给他一些引导。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虽然有些失望，但他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环境，史卓克继续下山的艰辛旅程。

他越往下走，光线就变得越来越少，不过足以让他分辨出周遭环境的地形。

最终，他走到一个开阔平坦的地方，

但那儿布满了碎石粗砾，使得行走变得更加困难。

看不到任何建筑，也渺无人烟，

史卓克对于现在应朝哪个方向走，已毫无主意了。

这是第一次，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气味。

那是一种微微的恶臭，就像腐肉的臭味从远方飘来。

他想，在逃离这个黑暗世界之前，可能不得不经经过这个恶臭发出的源头。

这时，他注意到远方的微光，于是决定朝那个方向走。

“或许那光明可以引我到某个可以给我指引的人那儿”，他这么想。

不顾那些粗糙的地形和松散的岩石，史卓克尽快的朝向那微光前进。

忽然间，他的右边传来震耳欲聋的猫吼声，

紧接着，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爪子猛然袭击他的身体。

他感到下肋骨一阵刺痛，于是伸手想去抓住那个攻击者。

但是他的手扑了个空，那只巨大的猫消失在黑暗中。

史卓克因这次的袭击被弄倒在地上，现在，他开始检查伤口。

他以为会在身体右边找到严重的伤口，

但令他惊奇的是，他并没有摸到血。

他的衬衫并没有被撕裂，皮肤没有被抓破，而现在疼痛也消失了。

他感到困惑，不过还是很高兴逃过一劫，没有受伤，

史卓克站起来，继续朝向那远方的微光走去。[33]

经过一段看似无止尽的旅程，他终于抵达了微光的源头。
那只是一根持续燃烧的蜡烛，有着温和的火焰，
它被安置在一块岩石顶部平坦处，一个美丽的铜制烛台上。
他走向蜡烛，但是当他进入十呎内的距离时，就开始反胃，不得不后退。
他又试了一次，但很快就发现，他越接近蜡烛，就越觉得恶心想吐。
他再一次退离蜡烛，然后在蜡烛影响的范围外坐下来，并开始研究它。

史卓克注意到有一个小小的铜匾，被镶在那个岩石的基座上。
铜匾上刻了一些字，即使有着蜡烛提供的光，
但距离还是太远，看不清楚上面究竟写的是什么。
这时他觉察到另外还有个东西。
有个生命存在～是人或是动物～在烛光的对面缩成一团。
在微微的烛光映照下，他能看到一双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着他。

“谁在那里？”史卓克以一种坚定的声音问道。
那双眼睛向后退去，离烛光更远，史卓克发现更难看到那眼睛了。
“我说，谁在那里？”史卓克再问一次，然后站了起来。

“无名氏，别管我。”一个嘶哑的声音回答，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好像说话的人已经不习惯说话了。
“不要再靠近了，否则我会把你揍扁。”

当然，史卓克还没有丢掉任何之前的好斗与打架的冲动。
这不可见的敌人威胁口气的言语，瞬间激怒了他，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向那个人冲过去，
同时还要确保自己不会靠近那持续燃烧的烛光十呎以内。
但是突然一阵穿堂风吹过，使得蜡烛在风中摇曳不定，明显的减弱了光线。
因为更暗了，史卓克无法看到他的对手，于是他停下来一会儿。
他的怒火平息了一些，当这情绪消退，蜡烛又恢复了之前稳定燃烧的状态。[34]

“这情形经常发生。”那个人说道，
他蜷藏在一块岩石后面，这样史卓克就看不到他了。
“只要你一发怒，那根蜡烛就会停止燃烧。”
“为什么你不愿意现身呢？”史卓克问道。
“你不会想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你们常说的「畸形怪物」。”

（四）结识新友

史卓克坐了下来，丢掉他拾起的石头。

他的愤怒顿时消失，而且因为有人可以说话，他忽然高兴起来了。

“好吧，我不想看到你，也不想和你打架。”他说，

“只要你告诉我这个地方的情况。”

“你想知道什么？”

“这是地狱吗？”

一阵粗野的狂笑回答了这个问题。

“地狱？谁知道这个被遗弃的世界是什么。”那个声音说，

“我想，如果你看到我在这里见过的那些事，你可以称它为某种地狱。”

“像是什么事？”史卓克好奇起来，并将身体向前倾，试图瞥见他的同伴。

“那从黑暗中攻击你的巨大野兽、挡在前往日光原野路上的血河、

与那永远不会被杀死的士兵之间的无尽的战斗……”那声音渐渐消逝，

“嘿！你看什么？退回去！”

“发生了什么事？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

有那么一刻的沉默，“我是个施暴者。

我喜欢看着别人受苦，许多人因为我而死去。

当我离开地球人世，才发现自己的罪行已将这个身体扭曲，变得畸形怪状，所以我只有在黑暗中隐藏自己的丑恶。”

史卓克开始回顾他自己的生话，令人惊讶的是，有些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他记得自己如何死的，以及死亡的原因。

“我也是个杀人犯，”他黯然说，“我是被电刑处死的。”

两个人都沉默了片刻。

然后史卓克问道，“那个铜匾上面写的是什么？”[35]

“我也无法靠近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个声音回答，

“不过，我曾遇过一位旅者，能够直直的走过去，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他读给我听过，我把它记住了。

上面说的是：「你的现实世界来自于你的内在。

这些阴影只不过是人类的思想所累积的黑暗。

当你学会将你的心和思维紧紧系在那唯一的源头上，

这蜡烛的火焰将不会带给你痛苦，你会自由的升华到那永恒的光明中。」”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史卓克问道，“听起来像是圣经之类的。”

“是的，我知道，不过有趣的是.....

每当我觉得自己快发疯了，或者觉得我无法再继续这样待下去，
我就重复对自己说这些话，然后就觉得好多了。”

“那位旅者，”史卓克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说自己叫索瑞，”那个人回答，“为什么这么问？”

“只是好奇。”史卓克说，

他试着去明白这个消息为他带来的那份相当奇怪的快感。

“你刚才说的那个日光原野在哪里？”

“远着呢，”那个人回答，“不过想要去那里是没用的。

你无法游过那条血河，

尤其是，如果你在地球生命中曾经害死过别人。”

史卓克回答，“我还是想看看，你愿意带我去那里吗？”

“嗯，”那个声音在犹豫，“呃，我还是宁愿待在这儿。”

“但是，你为什么靠近这烛光待着呢？你又不能比我靠得更近。”

“也许我希望那个陌生人会回来～那个为我朗读铜匾的人。

也许如果我能再次与他谈话，我可以知道该做什么。”[36]

“你说的是索瑞，我也认识他。”史卓克说，

“告诉你，他答应当我回到这里时，会来帮助我。

或许我可以让他帮助我们两人。”

“好吧，”经过片刻的犹豫，那个声音回答，

“我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他们叫我史卓克，你叫什么名字？”

“塔瑞克(Tariq)。

“好吧，前面带路，塔瑞克。”史卓克说着，站起身，

“告诉我，你在这儿所发生的事。”

(五) 上主之光

史卓克向塔瑞克藏身的岩石走过去，“不用担心你的畸形，”他说，
“在我一生中，已看过太多的丑陋。”他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平常。
“不必害怕把你的尊容显示给我看，不可能那么糟吧，是吗？”
“是很糟。”塔瑞克简洁的回应。

史卓克停在几呎外，试着看清他面前的塔瑞克。
在这个距离，蜡烛的光线不够亮，不过，他的身形轮廓还是能看得清楚。
虽然那件粗陋的长袍盖住了细节，史卓克还是看到他明显的驼背，
骨瘦如柴的左手无力的挂在肩膀上，而畸形的右脚严重的向内扭曲，
因此，他很纳闷，塔瑞克怎么能走路。
但最可怕的是头部，即使它完全被长袍的帽子盖住，
史卓克还是能看到，他的头已经萎缩到只有正常头部的三分之一！

史卓克很少对别人感到怜悯或同情，
但是看到这样残缺、畸形的人，他忽然间充满了悲痛。
“上主啊 (My God)！”他痛苦的呼喊，
“你说你的身体曾经是正常的？”我的意思是，“你曾经看起来和我一样？”

“不要叫那个名字！”塔瑞克对他大喊。
“快！躺在地上，把眼睛盖住！”
“什么？”
“就照着做！之后我会解释的。”
塔瑞克扑倒在地上，用他那只正常的右手，将帽子紧紧盖住他萎缩的头部。
周围的黑暗忽然间被一道非常强而有力的光穿透，[37]
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强光，当它照在史卓克朝上的面容时，他哭喊出来。
他踉跄的扑向地面，盖住他的眼睛，
以免看见现在那环绕他周围的白色光柱的耀眼光芒。

“停下来！”史卓克大叫，“停止那道光！”没有任何回音，
但是，在寂静中，他似乎感觉到有个问题在形成，
好像有个生命在等待回答，彷彿宇宙暂时停下来，想听听他会说什么。

这时塔瑞克小声的说，
“当你说那个名字「上主 (God)」时，你就召唤了这道光。

索瑞曾说过，除非你准备好离开这个地方，除非你经得起让光充满你，否则，永远不要呼唤那个名字。
这道光很快就会消失，只需静静等待。”

一会儿之后，那道光停止了，再一次，黑暗又紧紧的环绕着他们。
慢慢的，史卓克不再遮住他的眼睛。
他曾被那道光刺得暂时失明，
但渐渐的，他的眼睛再次适应了这黑暗世界的微弱光线。
他环顾四周，看到那根蜡烛，持续稳定的燃烧着。

就在附近，塔瑞克坐了起来，“真有趣，”他沙哑的声音响起，
“我曾经看到其他人被那道光击中时，在痛苦中翻滚。
他们觉得，只要是被光照耀到的皮肤都像被灼烧一样。
而你，却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也有那么一刻失明了，”史卓克回答，
“那道光虽然令人不舒服，但并没有烧到我。”

“索瑞曾经向我解释过，如果光照耀到你时，而你又正好对别人心存善念～我是说，就像你关心他们，或者为他们感到难过～那么，光就不会烧到你。
他说练习这种感觉是离开这里的方法。”
塔瑞克停了片刻，然后继续用更低沉的声音说，
“我想你一定是为我感到难过了...”

“哦，我并不想如此，嗯，我的意思是.....”
“没关系，”那沙哑的声音说，“我们动身吧。”[38]

他们一起出发，尽力避免碰到那些突出的岩石，以及四处散落的碎石。
史卓克侧目瞥见，塔瑞克的手撑着一根多节瘤的树枝手杖，蹒跚的行走着，
他对于这个同伴的弱小体型还是很惊讶，塔瑞克好像能知道他的想法，
说道：“我以前比现在的块头大多了，就像你一样。”

“发生过什么事吗？”
“不是很清楚。我刚到这里时，脚是瘸的，头也小，但是块头比现在大。
索瑞为我解释过，人在地球上的一生中，

越是滥用身体的强壮和硕大，那么，他下一世的身体就会越弱小。
他说那变化过程从这里就开始，不过，他没有说是怎样发生的。”

史卓克想起自己过去的残暴，开始在心里嘀咕自己的身体是否也会缩小。

塔瑞克的呼吸开始变得吃力，
每走几分钟他就要停下来，咳嗽，而且双腿不规则的颤抖。
史卓克真的很惊讶，塔瑞克居然还能走。“你还可以吗？”他问道。
“可以，只是得给我一点儿时间。”紧接着又是一阵咳嗽。
“我想，是因为近来没有走这么远的路。好，我可以了。”

他们继续默默的前行，大约十五分钟。
进程虽然缓慢，但是，史卓克很惊讶，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关心这个同伴。
在地球上时，他从未真的在意过别人的困难。
突然间，塔瑞克停下来，“那儿，”他小声的说，“你能闻到吗？”
史卓克停下来，然后用力吸了口气。
这已不再是他刚到时所闻到的那种令人讨厌的气味，
他现在闻到的是一股令人愉悦的香味，它似乎可以盖过那处处散发的恶臭。
“这是什么？”他问道。

“如果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的。还是你自个儿看吧，到这边来。”

塔瑞克领着他，爬到一个小山顶，
蹲伏着身子，这样他可以向下看，而且不被人察觉。[39]

(六) 杀戮与血河

史卓克跟了上去，蹲在他的同伴旁边。

他聚精会神的往下看，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看的东西时，他倒抽了一口气。

一个巨大的「人样」的身体躺在坚硬的地上，

从头到脚估算起来大概有二十英尺。

他的头戴着一个以荆棘编成的王冠，朝向这两个旁观者(史卓克和塔瑞克)。

他的手向两边伸展，巨大的钉子穿透他的手和脚，将他牢牢的钉在地上。

他的脸部朝上，五官因为痛苦而扭曲在一起，但他的眼睛瞪得很大。

大约六、七个人站在他的两边，手持斧头和刀剑，

在他身体的中央部位，残忍的又砍又劈。

在肉被劈开的地方，鲜血从那些凹陷的伤口大量的涌出。

奇怪的是，任凭攻击者如何愤怒的劈砍，那些伤口似乎从未变得更大，

那些血一直在流，就好像来自一个永不干涸的鲜血泉源。

史卓克不得不转移他的视线，以远离这残酷的景象。

“太可怕了！”他透过紧缩的喉咙低声说道。“这些人是谁？”

第三个声音从史卓克的背后发出，

“在地球上生活时，”他说，“他们发展出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深仇大恨。

当他们来到这里时，那份仇恨依旧存在。

因此，为他们布置了一个特殊的场景～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

这可以让他们发泄敌意，并将仇恨毒液全部倾倒出来。

希望透过这个行动，能让他们释放那些负面的冲动。”

史卓克转过头，微笑的看着索瑞，“你回来了！”他说，

“我的意思是，你来这儿了...”

“只来一会儿，”索瑞回答，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解答，而塔瑞克无法给你。还有其它问题吗？”

“你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场景，你的意思是，那个巨人并不是真的？”

“这取决于你的看法，

对于那些手持武器的人，那个巨人就和其他人事物一样的真实。”[40]

(六) 杀戮与血河

“但是，他们会造成痛苦吗？”

“对于这个情境，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明白：

在这里，唯一的痛苦，是那些人来的时候，自己带来的。

那个巨人只是一种舞台上的道具，

好让那些人看到，自己的内在隐藏着多少黑暗的东西。

那股令人愉悦的香味是为了在微细的层次上提醒他们：

耶稣～这位大师的肖像，代表了一位深爱上主的众生。

希望他们会厌倦这无尽的杀戮和流血，并寻找一些更高尚的事情来做。”

“那，这会花多长的时间呢？”

史卓克对这个情境的运作细节，变得真的很有兴趣。

索瑞站起来，俯视那模拟的屠杀情境。

“那个脚畸形的老人家待在这个场景，以地球的时间来说，已超过一百年。”

索瑞说，“虽然对他而言，这时间似乎并不长。

在他左边的那个年轻人，则是几天前才来到这里。

我想你并不需要我详细报告每一个人的情况吧？”

“哦，不，”史卓克回答，“我有概念了。

不过，当他们真的厌倦了，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做什么？”

“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当他们显露出对这无尽杀戮的厌倦，我们有一些救助者会去帮助他们。

不过，每一个个案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些灵魂只会想要休息，并退回自己的内在世界。

他们会进入一种状态，地球上的医生会称之为「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对其他灵魂来说，就像是从一个可怕的恶梦中醒来，

而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远离这个残忍的场景。

当然，他们自己的低振动力把他们困在这个幽暗的世界里，

但是，这个觉醒足以让他们开始慢慢的走上提升的道路。”

听了索瑞的话，史卓克的内在感到一阵兴奋，

因为话中暗示了每一个受困此处的人，在某一时刻，都可以使自己获得自由。

突然间，他极度的渴望索瑞能多停留一会儿，

好让他可以对于逃离的过程知道得更多。[41]

他试着想出一些借口、一些请求，
然后他说，“嗯，塔瑞克答应我四处多看看，但他很难行走。
你能用某种方式帮帮他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让我的耳朵变长，并且施行其它的奇迹。
或许你能修复他的畸形脚。”

“我不被准许去修复那种伤残，那是他们自己在地球上的粗暴行为所造成的。
只有塔瑞克能为自己带来所需的治愈。
然而，对于他很难行走这件事，你可以做点什么。”
“我能做什么呢？”
“背他。”
背他。当然可以。多么简单，多么明显的答案。
史卓克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却从未想到。
索瑞看出他的想法，微笑道，“你还不习惯去思考如何帮助别人，”
他柔和的说，“也许你应该好好培养这个美德。”

索瑞再次消失，但他的余音缭绕，
就像《艾丽丝梦游奇境》里那只柴郡猫的微笑悬挂在半空中，
让史卓克和塔瑞克在那里慢慢的回味。
“好吧，”史卓克说，
“看来你可以搭个便车了。来，你能爬到我的背上吗？”
几次摇晃的尝试之后，塔瑞克爬到史卓克的背上，
他健全的那只手臂环绕着史卓克的脖子。
“不要太紧，”史卓克抱怨说。
塔瑞克放松了手臂，“如果你还想去看看日光原野，”他说，
“在转角处朝右走，半个钟头我们就可以到那儿。”
史卓克开始轻快的迈步，他惊奇的发现自己忽然变得更强壮。

他们说得很少，只有几次对话，是塔瑞克简要的指示方向。
有几次他们遇到一些人，虽然都是站着，但似乎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
“睡眠者，”塔瑞克说道，但没有更深入的解释。
另一次，他们不得不绕过一个沼泽地，那里有一个年轻人仰躺着，
他的脸上有一种极度吃惊的表情。“自杀者，”塔瑞克说，
“似乎许多自杀者有这种下场，尤其是那些没想过死后还活着的人。”[42]

（六）杀戮与血河

有一次，他们遇到一群黑暗的、像人猿的生物，大约都是四呎高，在一些大圆石后面穿梭，企图躲过那些路过者。
史卓克停下来，凝视他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他问道。

“索瑞告诉我，他们曾经是人类，
但是，在前世的地球生活中，他们的所作所为较不像人类，而像是动物。
到这里后，只有四呎高，看起来就像猩猩与人杂交的产物。”
史卓克几次试着接近他们，但只是让那些生物迅速的躲入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他们重新踏上旅程。

还有一次，他们遇到两个人，一个追着另一个跑，
追赶者挥舞着一把大刀，大声咒骂着那个逃跑的人。
“他永远也追不上。”塔瑞克低声的说，
“每一次他们跑过那根蜡烛时，两个人都会忽然停下来，而且很快的睡着。”
史卓克惊奇的发出咕哝声。

终于，他们抵达了一个地方，
史卓克可以从那里看到远方的地平在线，有一块宽广的、白色的光亮地带。
“就是这里了吗？”他问道。

“是的，日光原野，不过那条血河使我们无法去到那里。”

“这条血河是如何形成的？”

在塔瑞克回答之前，索瑞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传过来。

“它象征所有曾洒在地球上的人和动物的血

～无论是透过战争、谋杀、或是动物屠宰场。

你们俩都曾为这条血河增添过鲜血。”

除了塔瑞克的体重之外，史卓克忽然觉得肩膀上极度的沉重，
就好像他一个人制造了这被遗忘世界的所有痛苦与悲伤。
“不，”索瑞再次透视他的想法，

“与地球上那些真正的刽子手相比，你所造成的伤害就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其中一个刽子手就被困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43]
我建议你，去探索日光原野之前，先去看看他。
你会对这有兴趣的。跟在我后面，尽可能保持安静。”
索瑞领着他们向左走，因此他们大约是沿着与血河平行的方向前进。

(七) 最后的机会

他们在昏暗中走了将近四分之一英里时，索瑞举起手，示意他们停下。

塔瑞克从史卓克的背上爬下来。

“在那里，”索瑞低声的说，“你们能看到那个被大圆石压着半个身体的人吗？”

他们两位都点点头。

“自从耶稣那个时代起，他就躺在那里了，”索瑞继续说。

“他必须对数千个婴儿和小孩的痛苦死亡负责。

他的罪行是如此的凶残，因此死后就被决定压在这个圆石下面，

直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结束为止。

然后，他必须被那一体灵性之光(the One Light)再次吸收和净化。”

史卓克满脑疑问。“如果他只能继续躺在这里，为什么你要带我们来呢？”

“情况有了变化，”索瑞回答，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痛苦，为这个凶狠的灵魂争取了再次投生地球的机会，

希望这样的机会，能激起他的渴望去弥补、清偿自己的业力，

并且尽力赶上那些更开悟的兄弟们。现在仔细看！”

当他们默默的站着观看，史卓克看见一束淡淡的、微微的光，

在距离那个受困者的头部大约两英尺远的地面上方，渐渐成形。

那束光的亮度在增强，范围也在扩大，然后开始结晶成为一个人形。

史卓克和塔瑞克出于本能的遮住眼睛。

“不必如此，”索瑞发出一个清晰的念头，

“我会为你们调整光线，这样它就不会使你们感到痛苦。”

一分钟后，那束光完全成形了。[44]

史卓克可以看出，那是一位美丽的女性，

穿着一件闪耀的白色长袍，站立在岩石地上。

她向下注视着这个受困的灵魂，脸上闪耀着最深挚的爱。

索瑞再一次透过思维对他们说：“那是他的天使。”

“天使！”史卓克兴奋得难以克制，几乎喊出声来。

忽然间，他觉得好像有人用了一把钳子紧紧的挟住他的情绪。

“冷静，”索瑞的思维讯息传了过来，

(七) 最后的机会

“我们不应该干扰天使执行她的任务。”

史卓克也决定用思维与索瑞沟通：“发生什么事了？”

答案迅速回传，“天使正向他解释，他将会再一次被赐予投生地球的机会。他会被带离这个地方，投生在一个非洲国家，变成一个新生的小宝宝。他会是一个女婴，出生在战争与饥饿之中。他生命里的每一天都会受苦，除非他提出证据显示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五岁时，将会死于腿部伤口引起的坏疽病。虽然他这一生可能是很短暂的，但他的天使希望，这会是一个改变的开端，而这改变最终能让他脱离这个地方。尽管这会很困难，但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如果他失败，那将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史卓克思索着这个解释，然后又在心里问道，“你是说，所有那些出生在贫困国家的灵魂，都曾经犯过与这个灵魂类似的可怕罪行吗？”

“当然不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是很高等的灵魂，但是，为了服务别人，他们自愿出生在那样不幸的环境中。比如说，这个可怜女婴的母亲，就是一位已经达到完美的灵魂，在那个层次，她并不需要再轮回转世。然而，她的心被困境中的人们～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一位～所触动，[45]她知道，如果与她接触，他们获得救赎的机会将会大幅增加。因此，永远不要只是基于外在的现象，或是生活的情境，而去批评任何人。”

史卓克还有别的疑问，“刚刚你提到，他必须提出他想要改变的证据，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努力在这个灵魂的深处找到神性之火的余烬，想要把它煽成火焰。目前，他完全没有光。然而上主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每一个人的灵魂，而这个人可能在连他的天使也看不到的某个内在密室里，隐藏了某种救赎的品质。”

“但他真的应该得到这个机会吗？”

难道他还不够罪大恶极，使得他的余生都被压在这个巨石下面吗？”

“如果不是两千年前的那个特赦，这就是他的定命了。

之前我为你说明过，这个灵魂犯下的杀人罪所累积的庞大业力，
因为一个伟大的灵魂(耶稣)的牺牲，有一部分被清偿了。

这个牺牲，为他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罪人，清除了足够的黑暗，
让他们拥有这最后一次投生的机会。”

“你如何决定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这个决定不是来自我们，也不是其他众生可以决定的。

这个决定过程是完全自动的。

如果他不能从目前的低级层次中提升自己的振动力，
也就是，只适合在这个黑暗世界，那么他在死后，自然会再被拖回这里。
然而，假设他做出某些改变。

假设他对别人～他的母亲，或者兄弟姐妹～发展某种形式的爱。

或者他的生命被某个援助人员的慈悲和关爱所深深感动。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决定模仿那个爱的典范，

不顾自己的病痛或饥饿，努力去帮助别人。

许多事情都是可能的。”[46]

“你是说，这样的杀人魔王也有可能真的成为某种圣人吗？”

“如果你知道你们的圣人在过去世也曾犯过可怕的罪行，你会非常惊讶。”

史卓克可以感觉到索瑞说这些话时脸上的微笑。

“你看，”索瑞接着说，“人类的灵性或灵魂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这是因为每个灵魂都同时拥有黑暗与光明的种子，

同时，又拥有不受限的自由，可以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做选择。

这些充满潜能的核心，要么会让灵魂修成正果，要么转变成为其它的东西。

人类的指导灵们希望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去助长光明的种子，

并且将黑暗的种子转化为正面的东西。

不幸的是，许多人的选择却是相反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灵魂会变成像我们这位朋友一样。”

索瑞停顿了片刻，在继续说明之前，转身看着他们，仍然用思维来传达。

(七) 最后的机会

“我要你们两个都记得：

没有一个庙宇会肮脏到无法清理、

没有一个生命会悲惨到无法反映出纯净的神性光辉、

没有一颗心会黑暗到无法用纯真和无私的爱去祝福他人。

这些转变只需要**成功的意愿，和一些努力。**”

“你在前一世时，难道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有些人曾经过着堕落与邪恶的生活，但接触到某些宗教概念时，一夕之间，就转变为虔诚的信仰者。

「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the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 movement)」

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运动有着特殊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转变。

他们称这种转变为「**救赎**」或是「**重生**」。”

史卓克在世的时候，从来不会多留时间给任何一种宗教，

“我认为那些传播福音者都是骗子～只是为了名或利而已。”

“有些人确实是属于这一类的。

不过，我所指的主要是这个运动背后的力量，

它远远超越那些传教士个人的力量。[47]

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使用的这个力量，

其中有许多人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天赋或个人的魅力感动了群众。”

“那么你认为这些传播福音者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些传教士是在完成自己的天命，那是他们投生地球前已选择要做的事。

无论他们个人的动机或行为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

许多黑暗的灵魂～和被压在巨石下的那个家伙情况不同～

仅仅因为与这个运动接触，他们的振动力就忽然提升了。

他们也许会从那些传教士身上得到一些错误的概念，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他们内心里有什么，而不是他们头脑里有什么。

在这一世结束之后，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看到更宽广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打开他们的心，去感受上主的爱。

也不要因为这个福音运动偏重于他们称为耶稣的那个指路人，

而认为这个运动有瑕疵。

耶稣在他的生命中，确实将那唯一源头的「纯净之光」作为他的精神支柱，

不过最重要的层面在于，他可以被视为是个人的救主。

这种能被个别的关爱和拯救的观念，
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可以去打开那些紧闭的心。
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福音运动的发展本来就是为了提供救赎的希望，
给那些也许无法被其它任何方法所改变的数百万灵魂
(救赎是透过「爱与服务」去提升个人的振动力)。”

索瑞再次回头看着那个场面。
现在天使伸出双手，放在那颗压住刽子手的巨石上，
慢慢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那颗巨石开始向上移动。
很快的这个受惩罚的灵魂完全脱离了那颗巨石，
他一直躺在那里十几世纪了。
然后他慢慢的移动他的双腿，
惊讶的望着站在他面前闪闪发光的天使。[48]
天使伸手去握住他的手，两个人渐渐的越走越远，
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远方。
那颗巨石慢慢的漂回碎石地面，
看起来它似乎只比一颗气球重一点。

(八) 象征解脱的公车

史卓克转身，发现索瑞已经消失了，

“嗯，”他喃喃自语，“有一天，我得学会如何移动那颗石头...”

索瑞的解答瞬间响应给他，“时会会到的。

首先，你必须挣得离开这里的资格，然后再通过几个阶段。

那时，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移动事物。

一旦你掌握它的诀窍，那就非常简单了。”

史卓克和塔瑞克静静的站了一会儿，试着去理解索瑞提供的解答，

然后史卓克说，“现在你还想带我去那个日光原野吗？”

“当然，”塔瑞克说，“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

史卓克只是咕哝了几声勉强响应，然后跪下来好让塔瑞克爬到他背上。

两个人朝着他们认为是日光原野的方向前进，

走了几英里，史卓克才承认迷路了。

“当我们绕路去看那个压在巨石下的家伙，我就迷糊了。”史卓克解释说。

“你能看得出该朝哪里走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能从这里，看到远方有点儿亮光。

看起来一闪一闪的，可能是火，你想去看一看吗？”

史卓克咕哝了几句，转过身，朝着有亮光的方向出发。

“你觉得有多远啊？”

“大约有一英里吧！或者少一点。你累了吗？”

“不累。事实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壮了。”

忽然间，他脑海里浮现索瑞微笑的面貌，

而且他意识到，自己新增加的力量，与他「背着塔瑞克」这件事有关。

不过，他把这个感觉放在心里。[49]

时间过得很快，不久他们开始爬一个缓坡，

从那里他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从大火发出的亮光，虽然当时还看不见火。

“最好让我下来，”塔瑞克小声的说，

“谁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事，你也许该小心点..是不是，谁知道呢？”

很快的，塔瑞克从史卓克身上爬下来。
两个人趴在坡路上，慢慢的朝山顶爬过去。

山坡下的影像着实的让他们大吃一惊。
令人愉悦的营火正熊熊的燃烧着，
几个穿着连帽长袍的围观者站在那儿，偶尔向火里添些柴枝。
令人惊讶的是，离营火 30 英尺处，有一辆白色的**双层公车**停在那里，
看起来就像行驶在英国伦敦街头上那种迷人的公车。
不同的是，这辆公车的内部非常明亮。
首先，这辆公车只有一个入口，位置靠近车头。
那里与四周的环境一样黑暗。
然而，车的底层从车头到车尾变得越来越明亮，
在车尾有一个盘旋向上的铁梯通往公车的顶层。
顶层则是从车尾到车头越来越明亮，亮得连史卓克都无法直视车子的前窗。
显然，当一个乘客从车门进入，走到车尾，
再从楼梯爬上来，走到顶层的前面，他将会承受越来越明亮的光。
史卓克记得，他与塔瑞克第一次碰面时看见的那根蜡烛，
他觉得这辆公车里逐渐变强的光，可能与那根蜡烛有着相同的原理，
就像一个仪表，可以测定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少光**。

“确实如此。”索瑞的解答迅速响应了史卓克的问题。

“索瑞，你在哪儿？”史卓克环顾四周，
他以为这位指导灵就站在他背后，但是却没看见。
转身向前，他注意到一个为营火添加柴枝的人正看着他，
脸上有着熟悉且滑稽的微笑。[50]

“是你吗？”现在史卓克已习惯于和索瑞用念头沟通。

索瑞将帽子往后拉，朝向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招手示意他们过去。
他的念头迅速传过来，“这营火不会伤害你们的。”

他们两人沿着那个缓坡走下来，朝向营火走去。
令史卓克讶异的是，他正在靠近的这辆公车，简直就是地球上公车的翻版，
只不过在这个黑暗世界里既没有道路让它行驶，也没有加油站可为它加油。

(八) 象征解脱的公车

再一次，索瑞回答了史卓克没有说出来的惊讶。

“这也没什么好讶异的，我们经常展现这种双层公车，
每当我们需要安置那些

「**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好离开这个被遗忘世界**」的灵魂。

当然，这个公车的形像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只适用于那些能认出这公车所象征的意义的灵魂。”

“那，这辆公车象征什么意义呢？”

史卓克仍然目瞪口呆的望着这辆与这里并不相称的公车。

“许多曾经住在英格兰或其它已开发国家的人们，

他们会把这种公车 and **文明社会的进步与舒适**联想在一起。

他们会倾向于信任这样的工具，

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是透过「**思维的力量**」将这辆公车展现出来。”

“你说这些灵魂已经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你的意思是说这辆公车真的会动？

我的意思是，公车真的会把他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吗？”

“没问题。

当我通知那些围在营火旁边的人，公车已经到了，你们就在旁边观看。”

(九) 光与振动力

索瑞聚精会神的站在原位。

过了一会儿，营火旁的两个围观者走向公车。

第一个人进入公车前面的那一扇门，当他要走更进去之前，犹豫了片刻。

另一个人则留在公车外面，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51]

然后，第一个人慢慢的往里面走，一步一步的，向公车底层的后面走去。

走到半途时，他举起一只手遮住脸部，以回避从公车顶层涌下来的光。

当他几乎就要走到那个旋转楼梯时，却突然间止步，

他举起双手盖住头部，然后跪了下来。

这时，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第一个人企图上公车的整个过程中，索瑞一直是站在史卓克的旁边，

现在却忽然消失了，同时又出现在公车里，就站在那个跪着的人面前。

史卓克能看到索瑞弯下身，挽起那个人的手臂，轻柔的将他扶起来。

然后，两个人一起从公车里消失，立刻又出现在营火旁。

一秒钟后，索瑞再次从营火旁消失，回到史卓克旁边。

仿佛是在回答史卓克未说出口的惊奇，索瑞说，

“我想，这个忽隐忽现的游戏令你感到有点困惑了。

其实很容易了解的，只不过你太习惯于把身体当作是你的全部。

和大多数人一样，你认为如果身体消失了，意识也就跟着消失了。

这与事实完全相反。

其实，一旦意识从身体的重重限制中解脱出来，

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进步。”

史卓克仍然对他所看到的有些茫然。

“但我不明白你所说的身体是指什么。我似乎有两个身体。

我的意思是，我还有一个身体躺在那个电椅上...”

“你的肉体。”索瑞插话说。

“好吧，那是我的肉体。那这个身体呢？”

“它有很多名字。我建议你叫它「**星光体**」。”

“好吧，那我最终也会离开这层身体，是吗？”

“当然！但是在那之前，你还有许多路要走，可能还要投生地球好几次。

当你准备好，放弃你对任何一种身体的认同，

我会教你如何像我刚刚所做的那样瞬间移动。”[52]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人忽然间止步，而且跪了下来？”

“在那逐渐增强的光明中，他走得太进去了。

他自己的基本**振动力**与射向公车后面的**光的强度**差异太大，造成了他的痛苦。

他的身体所有外露的部分都遭受到剧烈的灼热感。”

“那是不是说，如果他把身体全部盖起来，皮肤不外露，

他就可以走到公车的顶层呢？”

“不见得。或者说，这并非长久之计。

振动的氛围，不是只有可见光一种形式。

它有许多成分不是衣服可以阻挡的，

而它们最终会驱使那个人回到适合他的阴暗层次里。”

“那么说，这个人没希望啰？”

“当然有希望。

他渴望搭上公车这个事实，就显示了他渴望从**自我禁锢的监狱中解脱出来**。

我们会向他解释，**达到更快乐层次**的唯一途径，是透过「服务他人」，

这也是提升一个人振动力的最快方式。

我们会提供一个服务的机会给他，如果他去做，很快就会获得解脱。”

第二个人一直留在公车外面，观看索瑞救助他的同伴。

现在，他上车了，他先把头帽拉下来，几乎盖住整个脸。

他的手被他所穿的满是灰尘的黑色长袍袖子紧紧裹住。

“现在，注意看他，”索瑞透过念头对史卓克说。

“这个人确实达到一定的理解层次，

可以让他一直走到那个螺旋梯，也许可以登上车子的第二层。

然而，他并没有透过「服务他人」去开展提升「心」的层次，

因此，当他到达某一个点时，他会感到诡异的迷失。”[53]

“什么点？会发生在哪里？”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老实说，我们也不确定，必须等待这次试验的结果。”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索瑞咯咯的笑了。

“显然你对我们的力量有了夸大的想法。

只因为我知道如何运用思维的力量，让我可以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别想象我能读懂人类心中那错综复杂的一切。

只有那唯一的源头，能明白任何一个众生的真实层面。”

第二个人轻快的走向公车的后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不舒适的迹象。

现在，他犹豫了，好像是在考虑要不要登上第二层。

他小心翼翼的从长袍中伸出左手，让它暴露在光中。

过了一会儿，他伸出右手。然后紧紧的握住扶手，开始向上爬楼梯。

走到一半时，他突然停住，用空出来的手按在胸口上，好像呼吸有困难。

“他窒息了吗？”史卓克问道。

“没有。他只是已经到了我先前所说的那个点。

这次旅程，他不得不待在公车的底层了。”

透过公车的窗户，他们看到那个人蹒跚的退下楼梯，

瘫坐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座位上。

索瑞转身看着史卓克和塔瑞克。

“好了”，他说，“你们想加入这次远游吗？”

“我？”史卓克回答，两个人都很惊讶，但对这个建议又很高兴。

“可是，那个光会不会像烧第一个人那样烧我呢？”

“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没有痛苦的穿过那扇门。

史卓克，你应该可以忍受公车底层中途位置微暗的光芒。

塔瑞克，你可能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要舒服些。你们来不来？”

史卓克与塔瑞克互相对视了一眼，然后都点头同意。[54]

“太好了，非常好。

现在，如果你们想体验从一个地方消失，又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就拉着我的手。”

塔瑞克退开，没有去拉住索瑞已伸出的手，

但是，史卓克在片刻的犹豫后，伸出手紧握着索瑞的左手。

“塔瑞克宁可走到公车那里，”索瑞微笑着说。

“史卓克，深呼吸，尽量清除头脑中所有的念头。

因为这是第一次体验，也许你应该闭上眼睛，比较不会迷失方向。”

史卓克尽最大的可能听从索瑞的指令，

紧紧的闭上双眼，等待着某种摇晃或撞击。

忽然间，他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一个坚硬的长椅上，还握着索瑞的手。

“好了，我们到了。”索瑞说。

史卓克睁开眼睛。他确实是在公车上了！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远方那营火在跳跃和飞舞。

索瑞对着他微笑。

“现在我是向导了，”他加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当索瑞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时，塔瑞克也爬上了车，

并且遮着眼睛，以免车里的光线太刺眼。

“坐在第一个座位上，”索瑞轻柔的对这个畸形的人说，

然后点头示意他附近的一个座椅。

史卓克心想，我终于可以好好看看我一直背着的这个可怜的残废了。

塔瑞克显然是察觉到他的想法了，转过身，把头帽拉下来。

当史卓克看到这位同伴的脸时，不由的倒吸一口气。

他皱缩的脸被扭曲得无法识别，严重的歪曲成一个滑稽的人脸。

波涛般的情感在史卓克心中汹涌而起，混杂着怜悯和悲哀，

那是他在地球的最近这一世从未感受过的。

这份情感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当它的高峰过去之后，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要问索瑞，

为什么他对这个曾经折磨并杀害了那么多人的凶手，

会有这么强烈的情感。[55]

“你至少能够猜出部分的答案，”

索瑞的回答以念头迅速的传过来。

“你们两人以前就认识，事实上，已经很多世了。

你们曾经是父子、兄弟、同伴～而塔瑞克总是以你为榜样。

你教过他很多东西：如何打猎、如何爱、如何成功...还有如何杀戮。

他上一世杀了许多人，就是以你为榜样，努力模仿你。

当一个人蓄意杀害另一人时，

一种灵魂记忆里强有力的感觉从黑暗中升起，

是你，让他开始接触这种感觉的。”

收到这些初步的解答，令史卓克局促不安。

“还有更多答案吗？”史卓克问道。

“是的。当你拥有肉体时，你能够压抑「同情或爱」所有类似的感觉。稠密的人体是可以被用来抗拒这些情感的，你也擅长这样做。然而，你目前所穿戴的这个星光体对情感是非常灵敏的。事实上，在地球生活期间，当你醒着时，星光体与肉体是精确重迭的，**星光体一直都是情感的载具。**”

“答案的最后一部分就更复杂了，”索瑞接着说。

“当你看到另一个人在受苦，或是很可怜，这情境会从灵魂的记忆里勾起你的回忆～你也受过同样的苦。你过去所受的苦越多，这些回忆就越容易浮出表面。事实上，这就是所有人类能够拥有同情心的原因。
「**同情**」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感同身受**(suffer with)。如果你从来没有受苦过，你就不可能被别人的痛苦所感动。”

(十) 思维的力量

显然，索瑞认为他的解说已经让史卓克感到满意。

他转过头去检查目前仪表板上的各种把手和控制杆。

“嗯，”他若有所思大声说，“不知道这些零件是用来做什么的...”[56]

“我以为这辆公车是你创造的，”史卓克说，“你不是应当知道怎么开吗？”

“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索瑞回答。

“是我的思维能量创造了这辆公车，

但我并不需要巨细靡遗去了解，

车子的每一个托架、轮盘、及轴承，或甚至如何驾驶它。

你知道...我要怎样才能说得更清楚些呢？...

因为人类已经用物质界的材料制造出无数的公车，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思维在设计和营运上，

这在宇宙的屏幕(或者我们称之为：宇宙记录库)上铭刻了一种版本。

每当有人希望在星光界再创造这样的公车时，

宇宙记录库中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版本，

那么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观想」一辆公车的概略图像，

同时，将这思维能量「投射」到公车需要显现的地方。

接着发生的是，宇宙在记录库里快速的扫描，找到最符合这思维图像的东西，

然后让这个记录的复制品，以星光界的物质迅速凝聚成形。”

“你的意思是，它就出现了... 我的意思是，就这样？噗！然后就在这儿了？”

“如果你所说的「噗」是指它立刻冒出来，那答案是否定的。

创造者必须维持专注的能量，而那个东西会自己慢慢成形。

起初像薄膜一般透明，但逐渐的，它变得越来越实体，直到...”

索瑞用他空出的手拍了一下仪表板。

“你瞧！现在，还有比这更真实的吗？”

“但我们在地球上不是这样制造公车的，”史卓克反驳说，

“我们必须用某些材料，比如金属、塑料、玻璃，去制造车体的每一部分。”

“当然。但那是物质界。

我指的是如何在「星光界」创造。

至于「以太界」，又另当别论了。

那反应的时间会更快速。

只要你想到什么东西，那么，砰！它立即显现。[57]

有些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这个过程，

事实上，在物质界也有类似的方法，可以用思维能量展现许多东西。

虽然与星光界相比，速度慢得多，但一样可靠。”

“还有一个例子，”索瑞继续说。

“有人终其一生都紧紧的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既不表达爱，也不表达恨，

他总是担心如果让这些情感表现出来的话，自己会失去控制。

因此，他就累积了大量被压抑、无处可发泄的情感。

必然的，他会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肾脏病，

原因就在于，**肾脏系统**和这个人**对情感压抑**的过程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肾脏让体内的东西排出体外，尤其是血液中的毒素，这液体与情感最有关联。

只要有人阻碍自己情感的自然表达超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就会反应在他的肾脏系统，某种肾脏疾病终究会显现出来。

无论压抑的是什么样的情绪，这种疾病都会发生。

那情绪也许是愤怒，也许是对配偶酗酒的反感，

也可能是一些正面的天分，比如音乐才能，或是灵视能力。

当然，有一个解决方法是：将那些压抑的情感抒发出来。

另一个方法是，停止产生那些被压抑的情感，这样就没有必要去纾解它了。

这会有帮助的，比如，不再批评配偶的某些习惯。

只要停止那批评的欲望；当然，说比做起来容易多了。”

“另一个例子就是老人的**前列腺**。

当一个人让自己在思想上执着于性，却没机会或能力透过自然的高潮释放它，

基于这个腺体的功能，自然会导向前列腺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模式持续几年，前列腺会被累积未释放的思想能量削弱，

而这可能成为细菌感染或癌症的攻击目标。”[58]

“最后一个例子与许多人息息相关，那就是大家对**老化的恐惧**，加速了衰老。

目前你已经了解思维有很强大的能量。

头脑中保持的自我形象有极大的能力影响一个人的外表。

不幸的是，许多抗老产品的制造商，

在广告他们的产品时，都是透过让消费者害怕变老的想法。

(十)思维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想着一个害怕衰老、憔悴的自我图像，
肉体最终不得不顺应头脑持续想着的这个图像，而变得衰老。”

“但这些例子与制造这辆公车没有关系啊！”史卓克反驳说。

“是的，但那种创造在物质界是很困难的。

当然，它仍然是可行的，目前有些投生地球的众生就能做到这一点，
但大多数人需要星光界或以太界特定的有利条件，才能创造这些物体。”

“我想，”索瑞接着说，“我们应该准备上路。

后座的旅客已经开始注意到延迟了。”

索瑞没有碰方向盘，或任何控制杆，

只是单纯的将他的注意力投在一个思维图像上：

公车从地面上的升起，然后开始向血河方向飞驶。

这辆公车立刻服从这个图像化的指令，开始飞行。

(十一) 第二层星光界

史卓克盯着窗外变黑暗的景象，使劲去看穿那吞食一切的无尽黑夜。

营火逐渐消失在身后的远方。

到处似乎都随机散布着闪烁的光点，

史卓克的头脑对于这些光点的性质和目的发出了问号。[59]

“基本上都一样，”索瑞的回答传过来。

“我们维持许多营火是为了那些准备好开始**从这自设地狱中解脱**的灵魂。

每当有人来到火堆前，我们就会同时出现，并且尽所能的提供帮助和解答。

当然，决定权在他们自己，

我们顶多只能向他们保证，他们内心对于更美好世界的渴望是很自然的，

更美好的世界确实存在，而他们自己的内在握有如何到达那些世界的秘诀。”

史卓克现在全神贯注于面前的景物。

他依稀可以看到远方的水平线上宽广的光带。

那光带在史卓克看来挺熟悉的，

索瑞立即以思维向他证实，那光明来自「**日光原野**」。

公车迅速的奔驰，过一会儿，史卓克就看见了血河，

它明显的标示出分界，过了血河，看起来就是更光亮的地带。

“这光来自哪里？”史卓克大声的问。

“日光原野并不是由你们在地球上所说的日光照亮的。

反之，它接收到的是负责组成和维持那个境界的**指导灵持续送出的光明**。

然而，这来自指导灵的赠礼，可能会被这个世界居住者的思想和情绪影响。

因此，当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一直是黑暗和负面的，

指导灵传送的光明就难以穿透，而被筛减了。

你之前所处的那个地方，正是这令人窒息的影响的极端情况。”

“这血河不会阻止我们到达彼岸吗？”

史卓克记起那烛光是如何阻挡他靠近去读牌匾上的字，

心想在这血河的附近，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不用担心！只要你待在公车里，就能避免这类振动力的影响。”[60]

很快的，公车穿越波涛汹涌的血河，然后在一片原野上滑翔，而这原野与之前那阴暗世界的区别，只是有更多光线照耀而已。照明度确实更好，但那冷酷无情的光芒将大地的轮廓投射成尖锐急剧的浮雕，就像永不歇息的日光照射下的月球表面，坑坑洞洞、凹凸不平。一撮撮穿长袍的人散布在那坚硬多石的地面上，忙着史卓克只能猜测的任务。

意识到史卓克的好奇，索瑞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

“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黑暗大地，被认为是**星光界里最低的层次**。

缺乏光线并非它的自然特征，而是居住那里的灵魂的黑暗思想聚集而成的。

反之，我们正飞越的这个原野上的居住者，

对于不同层次的架构和目的有更高的理解。

你也许会问，既然这些人确实理解了，为什么不能提升到更愉悦的境界呢？

答案在于我之前提过的：「**心和头脑**」的双重功能。

你还记得最初的两位乘客中的第二位吗？

他无法爬上车子后面的楼梯，不得不坐在公车底层较昏暗的座位。

阻止他向上的，并非他的头脑缺乏理解，而是因为他紧闭的心。

有许多世，他抑制所有正面情绪的成长，像是同情、爱、等等，

只与负面的情绪为伍，比如仇恨、藐视、和自私。

在我们下方这个世界的众生，

也以较小的程度拒绝了自己爱心和同情心的一面，

只让负面的情绪表露出来。

除非他们让自己的心跟上头脑的理解，否则他们只能待在这里。”

“先前我提过，**这辆公车上的照明**，

准确的复制了存在于七层星光界的各种光和振动力。[61]

对于评定那些希望搭这公车旅行的灵魂，这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在公车上并没有标记界限，

但大致来说，你可以假设那最低的星光界～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

对应的是公车底层前五排的位置。

比如说，塔瑞克若是比现在的位置更前进几步，就会很痛苦。

反之，你可以坐在公车第一和第二层的边界上。

这微小的进步来自于你对塔瑞克的友善。

如果你需要证据，只需要检查一下你手臂上的皮肤。”

史卓克低头看他的手腕，惊奇的发现手上的皮肤看起来很正常。
他回想起当他刚进入那黑暗世界时，他的皮肤看起来多么粗糙，就像羊皮纸。

索瑞接着说，“基本上，这辆公车的底层，代表星光界最低的两界。
公车的顶层对应的是其它五界。”

“为什么面积大小不同呢？”
我的意思是，公车上下两层基本上是相同的面积，
但是，一个相当于两界，而另一个对应了五界。”

“我们在低的两界所接到的乘客比其它五界的多很多，”索瑞回答。
“此外，在五个较高等层次的灵魂有其它方法可以在星界间移动，
以及许多帮助他们运用这工具的老师。
他们并不需要像公车这样粗燥的交通工具。
然而，当高等境界的众生想要去低层的那两个世界时，
他们也可以利用公车这样的工具。当然，他们坐在公车的顶层。
公车会保护他们不被黑暗境界的粗糙气氛影响，
就好像它保护你不被高等境界的光刺痛一样。”

“对了，”索瑞继续说，
“当你刚抵达那个世界，然后决定沿着山路朝上走时，
那道挡着你的墙，就是两个低层世界之间的界线，
就功能而言，血河也是同样的作用。”[62]

史卓克转过头向窗外看去，注意到公车下面的原野仍是荒凉且不吸引人的。
然而，光线的强度有些微增加，还有隐隐约约的黄光，
此时，史卓克的脑中又打了一个问号。

索瑞以念头回应，“我们已经到达第二界的较高层次，正在靠近一个主要的边界，
但你无法只是经由跨越一条界线，或者攀越一道墙来通过它。
虽然解释起来有些困难，不过这「七层星光界」的性质是：
每一层构成一个独立的三维空间，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天然的连结。
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分立的宇宙。
然而，为了诱导那些困在最低层次的众生，去寻求比黑暗和荒凉更好的境界，
我们建造了一些「思想桥」，可通往第二层。

(十一) 第二层星光界

若不是因为你那时的振动力很低，你应该可以爬过那道墙，到达第二层。

你们那条山路就是这种思想桥。

血河是另一种连结，因为它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处流动。

有时那些愿意面对自己杀戮行为后果的人，

拥有足够的勇气游过血河，进入日光原野。

你可以想象，要游过自己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的人血激流，

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自制力。”

“然而，”索瑞继续说，“并没有这样的思想桥可以通往其它五个世界。

若想要在那些世界之间移动，必须借助「思想之翼」。

只需要专心想着你要去的目的地，

宇宙会依照你的指令，立即将你送到那里。

你的身体会从你所处的地方消失，然后再次出现在你所观想的世界。[63]

这个过程，就像我在公车和营火之间迅速显现一样。”

史卓克有些困惑，“你的意思是你将肉体留下来？

就像我将我的肉体留在电椅上一样吗？”

“不。当你还在肉体里时，你也在你的星光体内。

星光体与肉体占用同一个空间。

当你的肉体在电椅上死亡，

这两层身体分离，而你的意识继续留在星光体内。

但是，当我在两个星光界之间移动时，只有我的意识在移动。

要知道，现在你所看到的这层身体，只是我穿上的一件披风，

这样我才可以与低境界的灵魂交流，而不会吓着他们。

我并不需要身体，但他们需要看到一个身体。”

“每当你换到另一个星光界时，你如何创造一个新的身体？

而且，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吗？”

“一旦你放下「没有身体意谓死亡」的恐惧，方法就很简单了。

对人类灵魂而言，这个恐惧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如果你能了解：

身体～无论是肉体、星光体，或其它体～只不过是一件衣服，

可以随意穿上、脱下，而不会影响内在的意识，

那么，你就可以很快的学会「以思想的光束旅行」。
然而，只要这恐惧还存在，
头脑就不会让身体～你的例子是星光体～消失。
因此，我们才建立了之前提到的思想桥。
甚至那些害怕失去身体的灵魂，都能运用这些桥到达第二层星光界。”

现在，第二和第三层星光界之间光明的边界越来越靠近了。
史卓克能看见，这边界是一个「光帘」的形状，
黄色和橙色的光闪耀着，从地面一直向上伸展至无垠的天空。
它是光流的瀑布，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光墙，令人屏息与震撼。
史卓克的脑海又冒出一个问题：“我们要穿过它吗？”[64]

(十二) 爱的秘诀

“当然，”索瑞回应。

“但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在这辆公车里，所以你不用从你的星光体中脱离。这辆公车会自动调整它外在的振动力，而乘客不会察觉到有任何的变化。”

“此外，”索瑞接着说，

“在低境界时，你已经有好几次从自己的星光体暂时脱离。

其中一次是当你拉着我的手，进入这辆公车时。

如果当时你的眼睛是睁开的，你会很容易注意到周围环境突然转变了。”

“其实，”指导灵说，“周围环境的转变，完全是程度上的问题。

比如说，地球上的人类已经逐渐习惯于速度越来越快的旅行

～一开始是骑马，接着是乘车，然后是搭飞机，再来是坐航天飞机。

移动到另一个领域，被认知为只是周围环境的持续转变，

而且人类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持续加速的变化。

现在想象一颗植物或树，

如果把它从土里拔出来，让它在地面上轻快的移动，那它会怎么想。

这颗植物从萌芽开始，就持续根植于一个定点。

它周围的环境在它整个生命历程中几乎没有改变。

这颗植物或树对于移动所体验到的迷失感会是很强烈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和真实的移动相比较。

就你的情况而言，在星光界中，瞬间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只是超越太空旅行的下一个阶段。

周围环境已是瞬间改变，而不是逐渐改变了。”

公车朝向光帘飞过去。

通过巨大光焰时，史卓克紧紧的抓住前座背后的把手，瞠目结舌的望着光帘。

这光明只持续了几秒钟，突然又消失了。

但这里的环境多么不同啊！

在微蓝的天空下，令人愉悦的青青草坡向四面八方延伸，

某种不可见的光源照亮着这一切。[65]

靠近地形和缓的乡村入口处，几乎没有大树和灌木，

但在远方，史卓克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常青树，

那里的地面逐渐升高，变成白雪覆顶的山麓，

不过因为距离太遥远，中间的景色几乎看不清。

史卓克尽力想把山脉看得更清楚些，但只能看到雪白山峰的轮廓。

索瑞注意到史卓克对景色的喜爱。

“是的，在这儿也有山。”他迅速的响应。

“它们不是只出现在物质界的地球上。

由于它们的象征价值，几乎所有较低的境界，包括所有的星光界，都会有山。”

“象征价值？”

“当然。它们的存在就是持续在提醒：还有更高的境界可以达到。

看看这山峰的形状，尖顶朝上，就像是去天堂的路标～一个指路的箭头。

仔细想想白雪覆盖的山顶那闪亮的白光

～代表了所有立志向上者求道目的的纯净。

再注意那向上攀升的山坡～较低处是绿草与树木的丛生地，

往上则逐渐失去植物的踪迹，甚至连树木和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也消失了。

这代表在决定迈向求道之路以前，

必须抛弃所有外在的包袱，以及对低层次事物的执着...”

索瑞的讯息渐渐消散。

史卓克对这个启示惊讶不已。

在地球上时，除了山的寒冷和险恶～严峻、狂风呼啸、光秃秃的峭壁，

他从未对山脉有任何其它的想法，也很庆幸自己从未去攀爬。

“这就是大多数人对山的态度，”索瑞的讯息响应。

“一般人并不希望被提醒：**地球只是一个伟大朝圣之旅的中途站，**

一个临时的绿洲，让疲惫的旅者可以看到上主温柔的面容，

并重新坚定自己的决心。[66]

许多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世俗的东西～财产、享乐、权力，

以至于需要灾难性的改变来粉碎那保护他们幻觉的围墙。”

史卓克决定把话题转回轻松一点的主题。

“所以这是「**第三层星光界**」？”

“是的。”

（十二）爱的秘诀

“那么，这里的人在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在这一层次的人，是否有某些特质，或是？”

“一般来说，”索瑞回答，

“住在这儿的人曾经在地球上度过「诚实」的一生，

也就是说他们遵从律法、尊重他人、信守承诺、善尽义务等等。

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向别人敞开自己的心。

在许多情况下，周围的人很爱他们，但他们还没学到「爱的秘诀」。”

“什么秘诀？我以为只要适合的人出现了，爱自然会发生。”

“这就是目前地球文明的一大错觉，”索瑞回答。

“真相是：你可以爱任何你「想要」爱的人，甚至你现在视为仇敌的人。

你需要做的就是，练习让你爱的冲动臣服于你的意愿。

有一天，你会达到一个状态，你的心会充满对所有造化的爱。

那时，你无法再感受到仇恨、怨恨、或恐惧。”

“怎么可能去爱敌人？”

“如果你用「观想」的方式，并不难。

只要观想那个人的脸，然后想象你的心与那张脸有一座「粉红色的光桥」连接，然后重复说「我爱你」，直到你感觉自己的心敞开了。

你会体验到一种真实的感受，这并不是幻觉。

如果每天练习一次，持续两星期，就可「化敌为友」。^[67]

好处是：那个人的潜意识会知道你正努力改善双方的关系，他也会开始以更友善的眼光看待你。”

公车正低空飞越翠绿的山丘，接近一个看似乡镇的地方。

一些小巧、素雅朴实的房子聚居在一口井附近，并座落在井然有序的花圃中。

一座乡村教堂耸立在高地上，它唯一的尖顶俯瞰着周围的地区。

“教堂？”史卓克很讶异在这里竟然看到地球上的宗教标记。

“为什么这里不该有呢？”索瑞的讯息响应。

“人们来到这里时，他们的想法与活着时并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人是教堂的常客，而且宗教信仰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

对于在某个进化阶段的灵魂而言，
相信上主存在于特定的地方或建筑物里，是有帮助的。”

“你是否要接着说：「但是，后来他们会意识到所有这些只是胡扯」，是吗？”

索瑞开怀大笑，“当然不是！

教堂履行着一个令人尊敬的功能，它提醒人们：上主确实存在。

后来，人类会单纯的了悟到：**永恒上主的真正殿堂是自己的心。**

你看，人们常利用教堂来回避自己的黑暗面。

他们很高兴将上主框架在有形的教堂或庙宇里，

而且发现把造访祂的时间限定在安息日有多么省事。

这样一来，他们的罪恶就不会经常暴露在神性之光下。”

史卓克对指导灵的话感到非常有趣，因此一时忘了塔瑞克的存在。

他很好奇那个跛子是否会听到他们的对话。[68]

“不会，”索瑞迅速响应。

“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我们在讨论的话题，因此我把他从这讯息的交流中隔开。”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塔瑞克没有听到我说的那部分吗？”

“没有。我可以将他的思维隔开，这样他听不到你的，也听不到我的。”

索瑞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你与我一直在谈话，还可以将他的思维隔开，同时你又让这辆公车...唔，在飞？”

“当你学会怎么做时，你会了解这是多么容易。

我同时也一直在与塔瑞克和其他乘客进行思维上的交流。

就像你，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拥有我全部的注意力。”

“在地球上，我们会称这样为吹嘘。”

索瑞再一次开怀大笑。“请原谅我，”他迅速响应。

“我只是给你一个更完整的说明，一个对真相的单纯描述。

在地球上，吹嘘总是别有用心～希望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吓唬他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绝不是我的意图。

其实，在高等境界，虚伪的谦虚～反向的吹嘘～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十二) 爱的秘诀

实际上，**虚伪的谦虚**比吹嘘更能使我执壮大，因为它假装自谦，但其实在说，看看我有多谦卑～即便我有那么多的好质量。许多自以为是求道者的人，常会落入这个陷阱。”

公车现在抵达小镇的近郊。

它像一颗热气球，轻轻的降落在地面上。

史卓克感受到公车四轮着地。

从车窗看出去，有一对年轻夫妻站在一个简陋的屋檐下：

男的看起来三十出头，女的像个小女孩。

男的穿著一件农作服，与美国中西部农夫穿的相似。

那女孩穿着粉红和灰色相间的轻便服。

两人都是金发碧眼，而且笑咪咪的。他们手牵着手。[69]

公车完全停妥后，索瑞拉开车门，这对夫妻上了车，
“楼上有很多座位，”索瑞大声的说。

“谢谢！”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

对史卓克来说，听到真正的声音好像有些奇怪。

当他正准备发问，索瑞就测知他的疑惑，并立即回应。

“只是礼貌上打个招呼。

以说话开场白，好让他们可选择是否转换成思维交流。

有些人喜欢较少侵入感的声音交流，尤其是在开始探索未知世界时。”

“未知世界？”

“就像你，他们也希望造访更高的境界。他们相信接触是有益的。”

“什么样的高等境界？”

“**第五层星光界**。

那是努力完成「爱的课程」的人所属的地方。

在那个层次的人，已精通了控制爱的冲动的技巧，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去爱所有的造化。

然而，他们还没学会如何运用那个能力直接创造。”

“我已经昏头了。直接创造？”

“宇宙中，只有一个创造的力量，那就是爱的力量。”

当我用「爱」这个字，我并不是指地球上那投射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爱。

我指的是，被深锁在每一个人心中那个巨大的力量，

那是造物主所赐的天火。

正是这个力量，创造了宇宙；

正是这个力量，凝聚了物质微粒；

也是这个能量，把浩瀚的虚空置之化外。”[70]

(十三) 不再轮回

公车从它停靠的地面缓缓升起。

索瑞似乎再次运用了一些集中思维的技巧去指挥公车移动，
因为他的手根本没有靠近控制板。

此时史卓克已经对他肉体死亡之后卷入的这个冒险深深着迷。
这种想要了解和体验星光界不同面向的兴奋和冲动，莫名的涌上他的心头。
他是如此渴望去了解这个他才刚刚感知到的新世界，
以致他的个性已经深深的改变了...而且还在变化中。

史卓克发现，在他前一世里，
从未体验过自己对塔瑞克所感受到的同情和慈悲，
从来没有对未知的冒险感到兴奋过，
也未曾渴望去扩展自己的知识和理解能力。

“是的，你确实改变了，”索瑞的讯息证实。
“但事实上，你只是与自己的灵魂或「真我」有了更深的连结
～「真我」是你内在永恒的火花，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将自己投射在物质世界里。
这个源头会继续加强与你目前的人格连结，
最终你会进入一种状态～你灵魂所有的记忆和了解会即刻呈现给你。”[116]

“你的意思是，现在的我，或者，前世的我，并非真正的我？”

“史卓克，「真正」的你并非一个固定、不可改变的个性组合。
你的各种特质一直都在经历改变和升华，
但是那个「观察者、守护者、实验者」才是永恒不变的。
事实上，那个永恒的你，通常会挑选特定的性格组合，投射在地球的肉身上，
以便获取最大的改善机会。
你的前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你投胎之前，你的灵魂同意将自己所有最黑暗的面向投射在这个人格上：
所有负面的习性和倾向，产生了粗暴、霸道、无情的性格，这是你所记得的自己。
本来是希望你与娜拉的婚姻能促使你将这些负面的质量蜕变为正面的，
而且几乎要成功了。但不幸的是，你发现要达成这个任务太艰难。
不过没关系，你还有其它机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你记得的那个卑劣性格组合，只不过是所有质量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被你灵魂保留而没有投射到史卓克这个人格的其它面向，
还包括了许多令人钦佩的质量：
勇于冒险、慈悲、聪敏、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他人。
你会发现，在星光界待越久，这些优良的质量会更充分的展现。
至于那些较黑暗的面向，你已经开始在化解它们了。
还记得当你第一次遇到塔瑞克时，曾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你想要揍他。
但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只是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以你在前世的个性，你会狠狠的殴打我们这个残废的朋友。
当时，你已经被你的灵魂所投射下来的正面质量影响了。” [117]

“但我不喜欢这个概念：我所知道的我，被并入某种更大的东西。
它是不是像被淹没了？或是失去意识？”

“那个过程并不是「被并入」。
它更像是忆起～**忆起真实的你**。
让我们举个失忆者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这个人已经忘了前五年生活中的一切。
即使他不记得了，但那些年的事件还是他的一部分，
他经历过，而且确实有这些体验，只是无法忆起了。
如果，这个失忆者遇到一个人，曾在他遗忘的岁月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而这个境遇让他突然恢复所有的记忆。那么，这个失忆者会体验到什么？
只是**忆起那些暂时被隐藏的面向**，融入一个更完整的生命。
这也是那些穿过肉身死亡通道的人所经历的事情：
他们只是慢慢的忆起因人生课程所需而被隐藏的其它面向、才能、和经验。”

“然而”，索瑞继续说，“在灵魂到达完全忆起的阶段之前，
他必须先回顾刚结束的那一生中所有不及格的课程。
他必须审视那些被考验但没有通过关卡的时刻。
这个回顾总是对灵魂有一定的疗愈价值，
有助于坚定一个人的决心～**下一次要做得更好。”**

史卓克发现这个讯息令人不舒服。
他记得自己给许多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更甬说他打死了小舅子。

他也意识到，在目前的状态下，他对其他人有更多的同情，并且担心自己已被加强的情绪敏感度，将会使这人生的回顾更加痛苦。

“这是合理的考虑，”索瑞仍然用思维沟通的方式回答他。

“然而，你不需要担心。[118]

那些你无法承受的回顾，并不会展现在你面前。

记住，这个过程和所谓的谴责或惩罚无关。

你肯定会面临一个审判，但那审判会是来自你自己的「心」和「良知」。

虽然这个过程会有几个众生参与，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来评估你的成败，他们只是尽可能的让你感到舒服，

并且操作仪器以显示为了你的人生回顾所扫描、录制的「**阿卡西记录**」。

当你从这个体验中提升，开始信服它的益处之后，

你甚至可以选择去学习这个协助过程，并且成为一位协助者。”

“最让我难受的是，”史卓克解释说，“是我在那一生中所累积的业力。

我的小舅子死在我手上，更甭说那几十个被我施暴的人。

业力的债台高筑，让我很害怕。”

“再一次告诉你，不要太担心。

你的负债会在合适的时间被处理和清偿。

至于你小舅子的死，你应该知道那个事件的大部分业力已经被抵消了。”

“是怎么抵消的？”

“你被放在电椅上处死，你的生命被缩短了，就像你缩短了别人的生命一样。

这样几乎就抵消了。”

“听起来你是赞成死刑的。”

“啊哈！这是你们当前文明社会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主题。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可以抵消「杀人的业力」。

「**处死刑**」只是其中的一种。

「**给予生命**」～比如女人生小孩～是另一种方式。

「**大规模的服务人群**」也是另一种方法。

死刑的概念延伸自「摩西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119]

当时摩西被指示去建立这个看似严厉的司法系统，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年代，缺乏教化罪犯所需要的方法、知识、和慈悲。
如今，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

“你问我是否赞成死刑。

我对这问题的回答因个案而异。

有些杀人犯是如此的冥顽不灵，以至于任何教化都无法奏效。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说法是：

最好的解决之道是结束罪犯目前的生命，开始另一个新生命，

希望在新的生命里，那个人的灵魂可以做更好的选择。

但也有许多案例显示，罪犯可以透过辅导或各种课程获得改善，

这样他们在余生中就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灵魂。

结论是：我们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死刑。

我们在所有人事物里寻求各种可能性，帮助灵魂朝向自己的主要目标而提升，

这些目标是：

学习宇宙的基本法则(这些法则管理灵魂体验的所有层面)，

寻找并爱护深藏在所有造化心中的上主火花(the breath of God)，

找到爱护万物的秘诀。

任何一个掌握了这三项目标的灵魂就不必再轮回了，

因为旅居地球的主要目的已经达成。”

“无论是否还有业力吗？”

“不。大多数的业力必须被清偿，由自己或由其他众生帮忙承担。

我们发现，当一个灵魂达到前面所提到的三项质量时，

通常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业力需要处理了。”

“那么，到达这个层次的人会做什么？”

“因人而异。

有许多人是为了他们人类的兄弟姐妹而回来，

慈悲的他们志愿再回到地球，希望至少能帮助几个灵魂更快速的提升。

还记得那个被压在巨石下的朋友，他被给予另一次投生的机会，

他投生后的母亲是一位高度进化的志愿者，

她希望透过成为她灵魂兄弟投胎的管道来提供服务。[120]

(十三) 不再轮回

她根本不需要再回来。

其实，她可以选择去更高的宇宙殿堂学习，

或者留在无形界帮助人类，

以激励或影响一些敏感度足以接收她的思维灵感的人们。”

“在地球上，如何能认出这样高度进化的灵魂呢？”

“大多数人无法认出。

只有那些拥有天赋能看到灵光(auras)的人可以清楚的认出。

这些志愿回来的灵魂，他们的灵光几乎总是明亮的黄色。”

(十四) 个体的幻觉

史卓克被索瑞提供的讯息深深的吸引，因此没有太注意周围的环境变化。
现在他往窗外看，赫然发现公车已经上升到相当的高度，正朝着远方的高山飞去。
事实上，它似乎是以直线的方式朝向白雪皑皑的山峰飞行。
史卓克在脑海中问了索瑞一个问题。

“我知道你会问这件事。”索瑞回应说。

“我们即将去拜访「通道守护者」”

“什么人？”

“看守通往高等星光界道途的人。”

“我以为只要你一眨眼或做点别的什么，我们会立刻被移到另一个地。”

史卓克想起了以前电视上的连续剧「太空仙女恋(I Dream of Jeannie)」。

索瑞察觉他的疑问，也看到他脑中所想的影像，并迅速的响应他：

“是啊！那位迷人的女士可以在刹那间把人送到另一个地方。”

“确实可以运用思维的技巧，将整辆公车和里面的乘客都运送到更高的境界，
目前没有这么做，是有原因的。[121]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希望你和塔瑞克见识一下通道守护者。

另一个原因是高等境界的规定：

任何一个众生想要到一个与自己的振动力不相合的更高等境界时，
必须征求信道守护者的同意。

而且，将不同振动力的人和这辆被想象出来的公车，一起发送到另一个星光界，
～尤其是在运送的同时，还要交谈和做其它工作，对我来说，太冒险了。”

“太冒险？”

“是的。之前我曾提醒你，不要对我的能力有夸大的想象。

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我只拥有这么多可运用的力量，目前我所能做的仍是有限。

如果我不能同时将这辆公车和里面的乘客一起投射到另一个世界，

那会使他们受苦和张惶失措，我不希望造成这样的情况。

这和把我自己送到另一个星光界或星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因为，当我到达另一个地方时，并不需要立刻展现一个身体，

而且那个地方的振动力对我并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十四) 个体的幻觉

但我不能让你和塔瑞克去感受没有身体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一秒种。

对你们来说，那会让你们太困惑了。”

“这个守护者一直是住在那山上吗？我觉得他能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事实上，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索瑞迅速的响应。

“至于「做有意义的事情」～唔，你会非常惊讶，他的成就是多么伟大。

目前他正控制着一个通向地球的讯息管道

～将讯息传达给一个有肉身的、完全觉知整个接收讯息过程的年轻人，

而那个人会说出或写下这些讯息，以利益众生。”[122]

“如果守护者正在地球上与这个年轻人通话，

他又怎么可能同时在星光界的山上？”

“史卓克，你的疑惑来自于一个根深柢固的观念，

你认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身体，而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只能临在一个地方。

通常在物质界确实是这样(虽然有一些人已经学会如何超越这个限制)，

但是，在星光界，情况则有所不同。

在星光界里，「地点、位置、空间」的概念只是一个幻觉，

那是为了让像你这样的人，能感受到安全、不受威胁，而创造出来的。

在内心深处，你还是相信：没有身体，你就不存在，

因此，在你的肉身死后，你还会有一个星光体，以及一个「空间」，

好让星光体感觉有个家。”

“但请你试着去了解，这个通道守护者是不受幻觉控制的，

他能出现在任何他选择前往的星球或「宇宙」，而且通常不需要一个身体。

如果工作的性质需要有某种载具，他只要从思维能量中创造出来即可。”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也能这么做。”

“是的。”

“通常你回答的长度至少会是我的问题的四倍长，而这次你只回答「是的」？”

“对我来说，谈论其他众生的成就比谈我自己的更容易些。

之前我曾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这个层次，假谦虚会被视为缺点。

我并没有说，我已经完全克服了这个缺点。

你必须明白，从肉身轮回的课程毕业，并不意谓所有的课程都已学到了，

或不需要更完美。

我们会继续面对挑战、学习课程，而那是完全不同的挑战与课程。”

“比如说？给我一个例子吧！”

“等一会儿，我从没想过这类问题，
我会尽力为你解说...”

史卓克热切的望着索瑞，感觉有一扇大门即将为他开启。[123]

索瑞闭上眼睛，彷彿进入了某种思维沟通，那是史卓克无法听见的。

让史卓克惊奇的是，索瑞的身体也渐渐的变淡，而且越来越透明。

然后，就在身体完全消失之前，索瑞睁开了眼睛，

而他的身体则迅速的恢复了实体的外观。

索瑞转向史卓克，直视他的眼睛，传达了这段思维讯息：

“我已经向我更高层次的老师寻求指导，
他建议我用下面的内容来解释这个问题。

所有你们认为的瑕疵、过失、罪恶、和不完美都源自一个根本的错误：

那就是误以为除了上主以外，还有别的存在。

真相是：所有的展现、所有的实体、所有的星球、和所有的层次

~都只是那唯一造物主的玩具，上主喜欢将它们戴上假面具，然后给自己惊喜。

许多高等众生或多或少都曾经好奇，透过上主的眼睛看万物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们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因为上主能够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

因此，**最原始的错误就在于「相信分离的幻觉」，**

那是造化的无限多元化所产生的。

现在跟着这个思路：

如果，所有被创造出来的实体(就像你和我)只是神性的延伸，

那么，是造物主自己透过多元化的创造来娱乐自己。

而宇宙中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上主会让自己陷入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幻觉？

我所能接触的高等众生，没有谁能对这问题提供一个圆满的解答，

或者能解释，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神性决定将自己分离。

在此以逻辑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所有众生只是上主的延伸，

那么，我们目前的讨论岂不就是：

上主的一部分试着向上主的另一个部分解释，

上主(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上主)的外表看起来是分离的个体，

而事实上却又是一体的？[124]

你可以看到这问题的难度。

“现在回到前面所讨论的，我说过，最初的错误是相信外在的分离，
那么就不难理解，如果执迷于这个错误，会让各种可以想象的最邪恶的行为发生
～如果，每一个众生看到自己和别人都只是单一神性的一部分时，
这些恶行是不可能发生的。”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脱离轮回的人，所面对的课程和挑战是什么？

既然所有错误的源头都是

「忘记万物是同一体的，而且所有众生都是上主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源自同一个错误。

就以「假谦虚」为例。

我之前解释过，我们认为假谦虚比吹嘘更严重，

主要是因为吹嘘较明显，因此也容易被修正。

但假谦虚冒充为谦逊，

既然谦逊是所有明师的一项特征，这就形成一个诱惑，

甚至刚接受启蒙的人，也很容易掉入假谦虚的陷阱。

脱离这陷阱的唯一途径是：忆起你的**个体性只是一个幻觉**，

你外在的分离也只是宇宙魔术师的戏法。

当你能深深的了解，你的自性只是伟大本性的一个微小部分，

你再也不会有假谦虚的需求了。

如果有人称赞你的正面质量，或赞美你所做的事情，

不用忸怩推辞，也不必得意洋洋，

单纯的感谢赞赏你的人，然后轻柔缓缓的将话题转向较无个人色彩的主题。”

“你曾说你自己还在努力克服假谦虚的问题，

刚才，你不仅说明了它的问题根源，还有解决之道，

难道你没有听从你自己内在的智慧吗？”[125]

“在更高等的学校里，我们会说：「你所教导的，正是你需要学习的」。

假谦虚是在我这个阶段里最困难的课程之一。

你瞧，每一个阶段的修行都有它最终极的课程，

这个课程往往是(但并不总是)最后一个需要去达成的，

精通它之后，才能毕业进入下一个阶段。

目前地球上的普罗大众，我所指的是，大多数对秘传哲学没有兴趣的人，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追逐金钱、名声、权力、或个人娱乐上。对这些人来说，最终极、最难克服的课程是：怨恨。怨恨普遍的感染了住在你们那个小小星球上的人们，而它正是点燃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导火线。”

“对于地球上的求道者而言～那些仍然具有肉体，但已经了解肉体的生命只不过是完美旅程里的一个中途站的人～最困难的课程倾向于餐桌上的考验(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他们的挑战在于减少摄取复杂的食物，简单和节制的饮食，只吃由造物主为地球子民所提供的天然食物。肉体具有「锚定」的作用，它将灵魂带入物质层次～与地球相链接。肉体越被污染或负担越沉重，灵魂就与地球连结越紧固。在地球上的许多求道者，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恐惧，由于他们的思维与情绪都持续专注在精神层面，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体重降得太低，或如果他们设法净化肉体，排除不健康的食物在体内所积累的毒素和废物，他们可能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存。这个引发恐惧的概念当然是错误的。在地球上保持身体、情绪、和思想三个层面的纯净状态，是完全可行的。许多东方的修行者已证明这个可能性。事实上，太执着于营养和丰厚的食物，会造成灵魂进步的阻碍，因为这个有害的习惯，可能会需要一世或多世的投生来克服。”[126]

“适合其它星光界的课程是什么？”

“哪一个星光界？”

“我启程的那个星光界～最低的那个。”

“啊，是的。我想起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

大多数被吸引到这个星光界的人有个主要特征：无力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这是因为缺乏同情心，这也构成了需要去克服的首要缺点。比如说，你在地球上的前一世，对于任何关爱或友善的情感完全陌生，而且你将这种态度带到死后的经验里。还记得，你从未想要主动去背塔瑞克。”

(十四) 个体的幻觉

史卓克，基于目前已增强的感受度，以及对实相有更宽广的视野后，突然对指导灵的话感到卑微和羞愧。

“不需如此。”索瑞的讯息强而有力。

“不要浪费任何一刻在愧疚或悔恨上。

你不会被审判或惩罚，这只是一个没通过的考验。

通常，大多数的人每一天都有一打以上这类的考验没通过

～对孩子大吼大叫，开车时对其它车子的司机不满和叫嚣，

或把办公室的用品带回家私用..可条列的项目是数不清的。

但这些没通过的考验，应该只被用来当作学习的工具。

灵性提升的一个大跃进，就是能了悟到它们就只是考验。

不幸的是，大多数的人类对欺骗、撒谎、怨恨、

以及他们所陷入的一大箩筐的负面习惯，丝毫没有内省。

这必须改变，也将会改变。”

(十五) 通道守护者

“我们即将着陆。

我建议你试着将头脑放空，单纯的观察。

在警觉的接收状态下，最能欣赏和观察通道守护者。

否则，你可能无法从你即将拥有的体验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我该怎么做？如何单纯的观察？”[127]

“不要思考，不要比较，不要分析，不要评判，就只是观察。”

这辆公车在着陆时有点倾斜。

史卓克可以看到他们降落在一个大约宽五十英尺、白雪覆盖的平岩上，

山顶就在距离他们约一百英尺的上方。

在平岩的旁边有一个山洞，洞口的中央约有十英尺高，

山洞里有一小堆火在燃烧，

史卓克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人坐在火堆后，面朝着洞口。

火堆的烟从洞口飘出，向上消散到空中。

索瑞指示史卓克和塔瑞克陪他一起进入山洞。

他打开车门，三位都下了车。

下车前，史卓克犹豫了片刻，他担心这更高等的星光界会使他感到痛苦，

但索瑞收到他的想法，摇摇头，仿佛是说：“不用担心！我会照顾这一切。”

当他们靠近洞口时，里面的那一位站起，并朝向他们走过来。

史卓克仍然试着听从索瑞的指示「单纯的观察」，

他仔细的看着这位隐士～索瑞相当推崇的重要人物。

这位隐士的长袍是纯白的，中间有金色的腰带，袖口上有金色的丝绣图案。

长袍的帽子包住了头部，但当他们靠近时，这位通道守护者将帽子往后拉下。

史卓克大吃一惊。

他以为会看到一位年高德劭者的脸，因年老而干瘪，但具有灵性智慧的皱纹。

反之，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皱纹的脸，

眼中闪烁着年轻人的热诚，散发出孩子般的微笑。

黑栗色的头发长及肩膀。

“欢迎你们！”隐士迅速的致意。

这问候就像一股强而有力的波浪～强大心声的思维波。[128]

史卓克明显的觉察到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热诚的光圈环绕着这位导师。

这位年轻的圣人接着说：“索瑞已经告诉我你们两位的情况，
我的学生做得很好～他将你们连哄带劝的，踏上这个旅程。”

在整个交流中，史卓克尽力避免对情况做出反应，
但这位年轻的隐士是索瑞的指导灵或老师这件事，对史卓克来说太难接受了。

他一定要提出问题。

“嗯，师父...”史卓克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位通道守护者。

“叫「默林」就可以了。”这位隐士迅速响应，他尽力克制着不要笑出来
～似乎他觉得整个情境非常滑稽。

“默林！”史卓克说：“但默林只是一个虚构故事里的魔术师，不是吗？”

“是的，默林是一个魔术师的名字，

但你怎么会认为那个故事只是虚构的？

虽然阿瑟王的传奇并不是发生在物质层面，但它叙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

无论如何，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叫自己「默林」或「佐德」，或其它名字？

名字只是交流过程中使用的称呼。

我选择一个像默林这样突显的名字，只是想强调名字并不重要。”

“你选择了默林这名字？

难道说你另外还有真正的名字吗？”

“史卓克，听我说，名字只是为了方便交流。

毕竟，你生生世世已经有许多名字了。

你现在不记得，也没有必要去记起它们。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称呼你，

而是你的思维、心、和灵魂有什么内涵。

这和索瑞之前曾教你的多层身体的课程不同，

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永恒的本质～那个真正的你～

并不需要任何身体或载具来使之运作。

你在任何时候被称呼的名字，也只是为了方便交流而已。”[129]

“索瑞说你有问题要问，”默林继续说：“现在就问吧！”

“我如何帮助塔瑞克脱离那个黑暗的地方？他的振动力使得他留在那里。”
史卓克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惊讶，因为，他居然是为了别人在发问！

“塔瑞克必须自己去发掘提升振动力的方法。

你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贡献。

这是目前地球上最好的助人方法。

已进化的灵魂可以为那些灵性成就较少的灵魂，提供帮助、爱、和鼓励，
但他们不能直接从另一个灵魂的内在去调高他的振动频率。

不用担心塔瑞克，你已经给他很多帮助了。

但你目前的成长阶段，主要是提升自己。

在你的振动力达到第五个高等星光界的水平之前，
你帮助他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十六) 黑暗兄弟

下一个问题？”

史卓克停顿了片刻，然后说：

“我想知道是否真有撒旦这一号人物。

如果有，为什么我在地狱时没有看到他？”

默林和索瑞同时开怀大笑，

“史卓克，”这位年轻的隐士回应说：

“你的灵性地理需要修正一下。

首先，这个古老的地球故事～那些犯了罪的灵魂，

被一个身穿红袍、手持大铁叉、面目狰狞的撒旦，

在熊熊烈火中永远折磨着～完全扭曲了事实的真相。

确实有一个众生领导着一个团体(我们称之为：**黑暗兄弟**)

～大致上，他相当于地球上的撒旦概念～

但他与人类灵魂的接触是极其受限的。

黑暗兄弟最初是来自天使族群，

但是，他们为了更深入物质界，背离了最初的赐福及和谐状态。

在堕落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他们诱惑了许多人类的灵魂犯错。[130]

这发生在人类地球体验非常早期的阶段，

虽然是被曲解了，但在你们的圣经里仍然有记载。

那些行为使得人类灵魂团体与上主严重的分离，这并不在原本的计划中，

而这也使得人类回归那唯一源头的神圣旅程被延迟了。

最凶恶的黑暗兄弟所累积的业力实在太太，无法以一般的方式清偿，

因此他们被囚禁在星光界里一个特殊的监狱中，在那里是不可能逃脱的。

为了执行灵界政府(the Hierarchy)交付的特殊任务，

他们当中的某一些偶尔会被释放出来，

但我们总是会确保他们在外出期间是受到严格监控的。

目前为止，你能了解我所说的吗？”

“你是说，我死后去的那个黑暗的地方，并不是黑暗兄弟们被囚禁的地方？”

“对，索瑞已向你说明过，那黑暗的地方只是七个星光界里最低的一层，

而且，那黑暗是当地居民的低频振动力和负面心态所造成的。

如果那里所有的居民忽然看到那原本就存在的光，
那么真实的光明会涌入，而阴影幻象会消失。
你有兴趣去看看囚禁黑暗兄弟的监狱吗？”

史卓克马上点头同意，
但目前为止，塔瑞克一直保持沉默，即使他听得到这段思维上的对话，
忽然他回应说：“我想我最好不要太靠近那个地方。”

对于塔瑞克这直觉性的决定，索瑞和默林都点头同意。
默林向史卓克伸出手，并且说：“朋友，握住我的手。”
当史卓克碰到默林的手指，他发现自己的衣服立刻变了。
他低头看看身上的囚衣，已被换成一件厚实的灰色布袍，
腰部系了一条同样朴实的皮腰带。
而默林现在所穿的衣服也与他的一模一样。
这位年轻的隐士说明：

“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你来说是非常寒冷的
～虽然产生那种冷的原因和地球上的不同。[131]
我们将要去参观的那些居民极端负面，
他们不仅造成了那个地方的寒冷，也使得那里漆黑一片。
即便是你，就算你在过去杀了人，
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件厚重的布袍裹住你，
你也会在那浓浓的黑暗中像灯塔一样的发光。
这长袍不仅可以保暖，也可以把你的光隐藏好。”
然后，默林转身对索瑞说，
“我建议你继续为塔瑞克和公车上的其他乘客导览，渡桥并没有改变。”

索瑞和塔瑞克离开之后，
默林说：“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即将采用索瑞开动公车的方式开始旅行。”

史卓克突然感到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
过了一会儿，他和默林真的从地面上的升起，离地大约五英尺高，
他们开始缓慢的朝向刚刚着陆的地点飘移。
很快就到了地面的边缘，越过平岩是一个豁然开展的深渊，
山翼陡峭向下约两千多英尺。
当史卓克向下看，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将默林的手握得更紧了。

“史卓克，不用害怕，”默林说：“你是安全的。”

他们开始加速下降，高山的凉气吹拂过他们的脸，

但史卓克发现这令人振奋，没有一丁点儿的不舒服。

他们下降的速度更快了，直到山顶消逝在朦胧的远方。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一个座落在两个小山丘之间的绿色山谷。

当他们俯冲而下，沿着山谷向前行，山谷逐渐展开成一个肥沃的平原。

史卓克可以看到前方有一排白色的小建筑，就像地球上层数较少的办公楼房。

建筑物的四周环绕着维护良好的花园、草坪、和树木，

呈现一种非常愉悦及欢迎的氛围。

“我们抵达目的地了。”默林说。

“这是黑暗兄弟们被监禁的地方吗？”[132]

默林微笑着说，“不，但这些建筑物是我们这段飞行旅程的降落点。

在那栋大型建筑物里，有一个竖井通道的入口处，

它通往一个观察室，那是我能带你去的最靠近实体监狱的地方。

你还想去看吗？”

“如果我和你在一起，能有什么危险吗？”史卓克试图表现出信心。

“确实如此。”默林微笑着回答。

当他们走向那栋最大的建筑物的大门时，默林进一步的说明。

“黑暗兄弟被关在一个特殊星光界的三维空间里，那是专为监禁他们而创建的。

监禁他们的能量来自几位大天使，他们并没有参与之前我所描述的背离事件。

他们做出这样的牺牲，是为这些堕落的兄弟们赎一部分的罪。

仍然处于轮回中的人类灵魂不被允许进入，或甚至靠近这座监狱，

因为他们会很快的被黑暗兄弟们持续产生的极端仇恨与愤怒所毁灭。

因此我们建造了这个特殊的观察室，这样可以保护观察者，

免于那负面能量的影响，同时不会被黑暗兄弟们看到。”

默林以思维的指令打开一座巨大的青铜门，

史卓克和他一起进入那栋主建筑。

这位年轻的圣人向室内的守卫说明了他的任务，

然后他引领史卓克进入一个长廊，长廊的尽头是一个特殊的灰色门，

门的上方有一个铜匾，上面刻了一些文字，史卓克感到很陌生。

“这是天使的语言。”默林在史卓克的问题还没有提出前，就回答：

“匾上说，光明的心～创造；黑暗的思想～毁灭。”

那扇灰色的门开了，露出一个无窗的小房间，被一种看不到的光源照亮。[133]

“那亮光是这星球的物质的天然属性。”默林说。

这个小房间里东西很少，只有三个软垫椅，排成一排，
朝向一个长方形的墙板，看起来墙板像是用黑色玻璃制造的。

“坐在中间那个椅子上，”默林指示：“我会坐在你右边。”

当他们坐稳后，这年轻的指导灵继续说：

“这房间其实是一座电梯，在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井道中运行。

那个井道从这星光界通往囚禁着黑暗兄弟的特殊监狱。

它可以保护乘客免于井道外部的干扰，

同时让乘客保有当时自己所使用的身体或形体。

换句话说，没有必要先分解一个身体，抵达后再重组一个身体。

更重要的是，这个电梯被一个密合无缝的能量场包围着，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保护罩，可以抵御黑暗兄弟的负面能量。

我们面前的这个长方形墙板，就像一个单面的镜子，

我们能看见他们，但他们看不到我们～除非我们允许他们看。

你准备好了吗？”

史卓克猛吞了一下口水，然后点点头说：“我想，我已尽所能准备到最好了。”

“做得好。”

电梯开始缓缓下降，并且逐渐加速。

史卓克出于本能抓紧了椅子的扶手。

当他们面前的墙板开始摇晃，电梯里的光线渐渐变暗，慢慢的又变亮。

史卓克可以看到一些滑稽、挤眉弄眼的面孔，

从外面趴在玻璃上，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那是精怪，”默林说：“别理它们。”

“什么是精怪？”[134]

“就是一些喜欢恶作剧的众生，”

年轻的指导灵说：“但他们没有任何力量。
他们有些偶尔会找到方法溜进物质界，去吓一吓那些开天眼的人，
不过，没有必要怕他们，他们并未拥有那永恒的赠礼。”

史卓克的脑海产生了「？」。

“永恒的赠礼并非指一个实体的礼物。

而是指一种存在的状态，当个体没有肉身或载体时，能够整合为一体，
并且有足够的内在凝聚力保持完整性(不会随肉身的消失而分解)。

人类和大部分陆地上的动物都拥有这永恒的赠礼。

失去「永久性」的众生会分解，因为它的灵质会被吸入大熔炉去净化。

最终，被净化的灵质会再次被投射到不同的星球去体验。

但所有的个性～先前使得那个众生具有独特性的怪癖和缺点～都会消失，
之前的学习经验都化为乌有，一切从头开始。”

“所以这些精怪曾经是人或动物吗？”

“通常不是，虽然有一些是。

许多精怪是因为有人滥用思维能量而形成的，这些人并不了解自己在创造。

比如说，当一个人失去控制，爆发强烈的怒火时，

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可怜的精怪。

当这些精怪分解时，不必悲伤。

它们从未被灵界有计划的教导或改善。”

现在，电梯里的照明完全消失了。

史卓克只能看到一点点微光，就是墙板上忽隐忽现的影像。

“电梯还要下降多久？”他问道。

“我们就快到了。

“哦，我应该提醒你，

这些家伙擅长将自己的脸部扭曲为非常可怕和丑陋的形状。[135]

当它们认为只有我在这儿时，它们不会来打扰。

因为它们知道我会嘲笑它们。

但如果它们知道你也在场，它们可能会把握机会恶作剧。

因此，如果你做得到，就忽略它们投射的任何影像。

那些都只是它们的把戏而已。”

史卓克可以感觉到电梯下降的速度减缓了。

过了一会儿，电梯停下来。

史卓克盯着玻璃墙板，看到一个微弱的橙色光在闪烁。

“他们在哪儿？”他问。

“等一等，我们抵达通往监禁区的隧道口了。

他们在隧道里设置了一个观察者，只要电梯出现，他就会来。”

史卓克努力的盯着玻璃墙板外的影像，但很难看出隧道的轮廓。

那里似乎空无一物。

突然，一声怒吼划破了寂静，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野兽发出的，不像是人的，

史卓克出于本能从墙版那里退缩回来。

然后，墙版上出现了一双巨大的眼睛～但没有脸部支撑！

那双眼睛似乎看穿了这个电梯间。

“不要在意这些戏法。”默林回应。

“他无法看到我们，也无法和我们的思想交流。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十七) 清偿业力的安排

默林清一清嗓子，然后大声的说：“是你吗，平？”

只有我在这里，不必费心装那些搞笑的脸。”

那巨眼的影像渐渐消失，

就在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矮小且驼背的男人，身穿松垮的黑衣。

他长而瘦削的手臂，悬荡在身体两旁，双脚赤裸。

这个矮人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脸部～更确切的说，他根本没有脸孔。

史卓克盯着看了几秒，最后看出那确实是一张脸，

但脸上没有任何亮光，没有正常的脸部特征，只有最黑暗的阴影。[136]

看到这诡异的面貌，史卓克起了疑惑，想问默林。

“等一会儿再问我。”默林迅速的回答，

然后他大声说：“平，我们需要一个自愿者，

是平常的任务：在枪击过程里，控制子弹。

但我想与老大说，去找他来吧！”

“不。”这声音沙哑而破裂。

“听着，平，这是机会，你们当中有一个可以被释放出来一阵子。

如果你们老大发现，你没把这机会告诉他，他会不高兴的。”

“好吧！好吧！”刺耳的声音回答：“我去找他。”

平，蹒跚的走入隧道。

史卓克无法隐藏他的惊奇。

他的脑海充满了问号，但在他理出问题之前，默林已开始说明了。

“第一，「平」没有脸孔：

在这个境界，身体相当精确的反映这个众生的历史。

久远以前的堕落事件中，他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因此被囚禁。

他必须为人类众多的痛苦与怨恨负责。

尤其是，他引起**人类基因库的基因扭曲**，

这导致人类失去了脸部的完美～主要是女性的脸部。

后果造成他脸部的黑影，就像戴着一副面具。”

“其次，关于子弹的事，

我担心你的头脑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个概念，

但既然你想问了，这就回答：

首先，你必须明白，

地球上大多数的人，

在他们漫长的生生世世里，都犯过可怕的罪行，包括杀人。

许多人已经清除了业力，

然而，还有相当多的人背负着杀人的业力。

我们的任务～我指的是**灵界政府**～是帮助这些灵魂，

为他们安排一些事件，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清偿他们的业力。

当然，杀人的业力并不一定需要杀人者同样是被杀死来偿还，

但这是很常见的方法，

尤其你们目前的社会，对战争和犯罪有偏好的倾向。”[137]

“对于那些还有大量杀业需要偿还的人，

如果本身的振动力还不足以使他们寻求别的方法

(例如，透过帮助人们灵修)来清偿这些债务，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让他们投生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

在那里，有很高的机率会以猛烈的方式死亡。

如果在特定地区的每一个人(包括平民和士兵)都有类似的杀业要清偿，

那么灵界政府就不用花费能量去保护那些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死亡的人。

子弹将被允许随着弹道自然的飞行，那后果就「凭运气」了。

我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

在那种情况下，剩余的业力总是多过已经被抵销的。”

在另一个战争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许多参战者已经从他们之前的杀业中解脱，

因此，他们并不需要死在战场上，或战火纷飞的城市街道上。

若要确保子弹不会随机打中那些不需要这样死亡的人，

灵界政府会是很忙碌的。

我说我们很忙，但我们通常不会用自己的能量去引导子弹，

我们会安排黑暗兄弟们去执行这些任务。

因为这个任务要确保有杀业的人成为受害者，而其他人安然无恙。

黑暗兄弟通常很愿意参与，他们享受杀人的过程。”

“但你们怎能确保黑暗兄弟出狱后会与你们合作呢？”史卓克问道。

“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必须一丝不苟的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否则，他们会被看管监狱的守卫修理。而且，他们也明白，如果他们不合作，他们将永远失去机会从这个监狱出来～虽然可能只是暂时出来。”

“所以你哄他们来帮助你～用他们的能量，这样你就可以保存自己的能量。”

“可以这么说。”[138]

“你对「平」所说的枪击任务是什么？”

“哦，这对你来说似乎也是难以置信。

即使在一些已开发国家，比如加拿大和美国，

还是有少数人身负杀业尚未清偿。

如果他们的指导灵相信，

这些人极不可能透过其它的行动抵销杀业，来避开猛烈的死亡方式，

那么这些人会被安排聚集在一起经历死亡。

几乎所有公车、火车、和飞机的撞击或坠毁事故，都是这种情况。

在这类的悲剧中，因失误而导致事故的司机或驾驶，

只是暂时被一个在我们控制之下的黑暗兄弟上身。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枪手独自走入人群中开火的恐怖事件。

那个黑暗兄弟完全掌握枪手的身体，他会确保子弹只飞向那些有杀业的人。

这类群众屠杀的特征就是，当任务完成后，这个杀手会举枪自尽。

于是，那个黑暗兄弟可以立即回到这个监狱。

现在我们需要的自愿者，正是要执行这类任务。”

隧道中的微光现在开始消失，史卓克感受到振动力的氛围转变了。

他对这个新的感觉产生了疑问，默林迅速的以思维响应他。

“通道前方有一个众生在「散发」黑暗，就像你的指导灵索瑞散发光明。

这个众生其实是吞没了我们在这隧道中所提供的微光。”

史卓克盯着这浓密的黑暗，试图看出任何形状或动作，但他什么也看不见。

忽然间，他听到一声嘶吼，

同时，在通道中看到一只毛绒绒的大猩猩，四肢狂爬向他们冲过来。

当这只野兽冲到窗前，史卓克向后退缩。

默林伸出手，紧紧抓住史卓克的手。

“不要出声！”这位指导灵用思维提醒他。

外面那只野兽举起巨大的拳头，开始愤怒的撞击玻璃，不断的发出可怕的嘶吼声。

大约一分种后，它停止撞击，也不再嘶吼，然后向后退了两英尺。

默林吸了口气，“我以为你喜欢恐龙的造型，”

他大声的说，几乎没有掩饰自己的暗笑：

“为什么这次你是一只大猩猩？”[139]

“你是一个人吗，默林？”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史卓克注意到走廊上所有的微光都消失了，留下他们三个在完全的黑暗中。

“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因为上主在我心里。”

外面那只野兽的回应是一阵诅咒和亵渎。

史卓克抓紧了指导灵的手。

默林切入这谩骂声，以一种笃定的声音说：“别说这些废话了！

我有一个任务给你们其中一个...可以到外面去。当然，条件依照往常。”

“是什么任务？”

“有两个前世是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纳粹党守卫，

此世投生在一个家庭中成为兄弟，他们的父亲正准备用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中一个守卫，这一世是哥哥，过去世以折磨囚犯为乐。

他亲手勒死了两个小孩，当然就背负了杀业。

另一个守卫并没有虐待任何人。

事实上，他冒着很大的危险，想办法将食物偷偷带入囚禁犯人的集中营，

甚至安排了几个家庭从地下排水道逃脱。

我们需要你们当中的一个志愿者，在他父亲准备自杀时，控制他的身体，

要确保那个弟弟不会受到伤害，不过，那个哥哥必须和他父亲一起死。

当你决定好挑选谁来执行这任务时，我们会提供更多细节。”[140]

那只野兽嘀咕了几句，然后说：“什么时候开始？”

“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我们至少还有三个地球日。”

“只剩一天时，再回来找我。”

“好，就这么说定了！”[141]

~~~故事完~~~

\*

## 翻译词汇对照表

|                            |                   |
|----------------------------|-------------------|
| astral body                | 星光体               |
| astral plane               | 星光界 (佛教译为:阿修罗界)   |
| aetheric body              | 以太体               |
| God                        | 上主                |
| Hierarchy                  | 灵界政府              |
| human race                 | 人类                |
| karma                      | 业力                |
| life-Streams               | 生命之流              |
| manifest                   | 展现                |
| mind                       | 思维(偏正面)           |
|                            | 头脑(偏负面) / 脑海      |
| New Age                    | 新纪元               |
| physical body              | 肉体 / 肉身           |
| race                       | 种族                |
| reality                    | 实相 / 事实 / 世界 / 事情 |
| spirit                     | 灵性                |
| signal                     | 讯息                |
| symbol                     | 符号、象征             |
| The Universal Laws         | 宇宙法则              |
| thought                    | 思维 / 想法 / 念头      |
| thought-form               | 思想体               |
| visualize / visualization  | 观想                |
| 副词后的结构助词                   | 的                 |
| properly                   | 正确的               |
| 根据教育部的国语辞典:“的”同“地”，可置于副词后。 |                   |
| 例如:「静静的想」、「轻轻的说」、「默默的耕耘」。  |                   |